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726849

島國

風光

95
U

島

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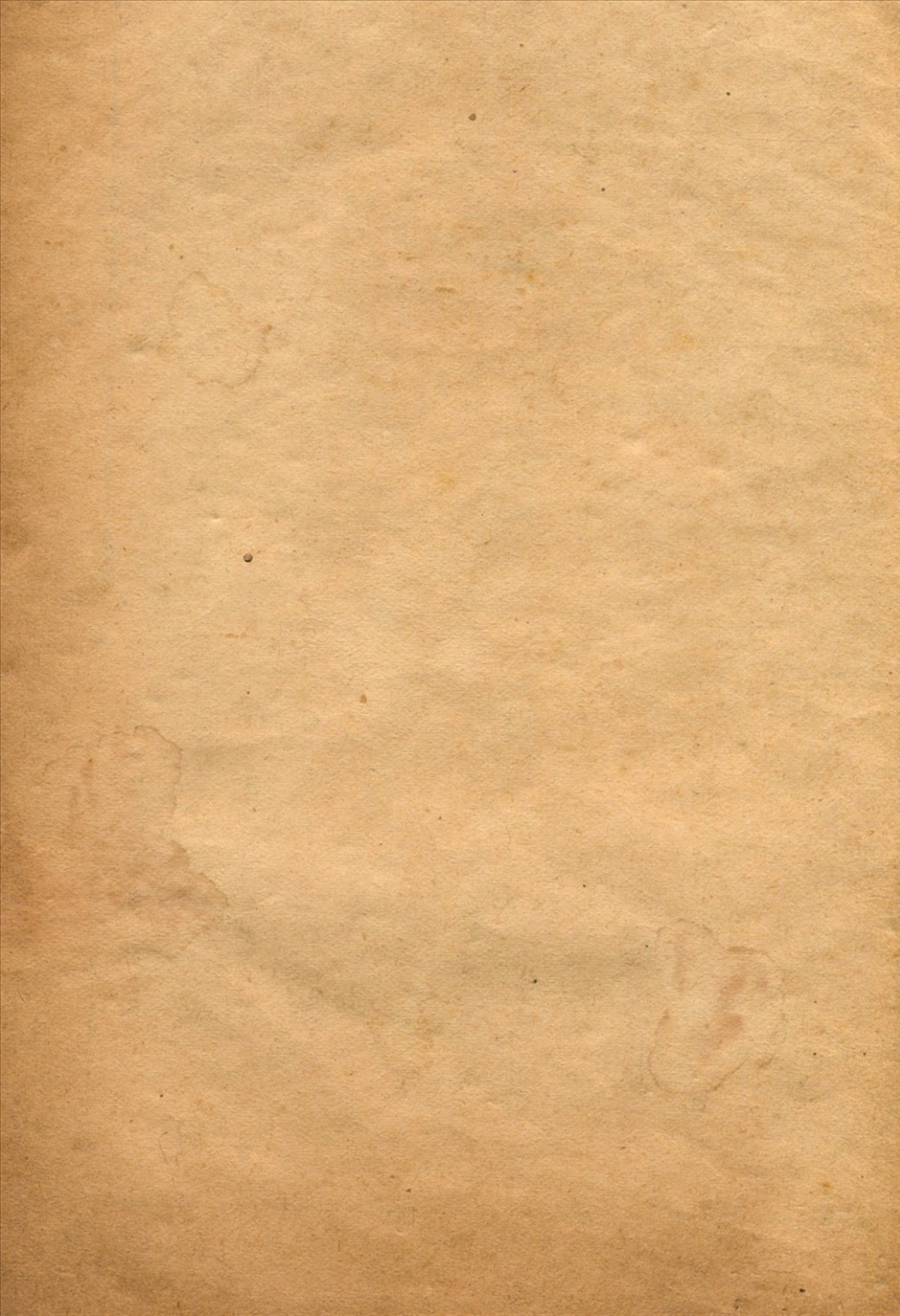
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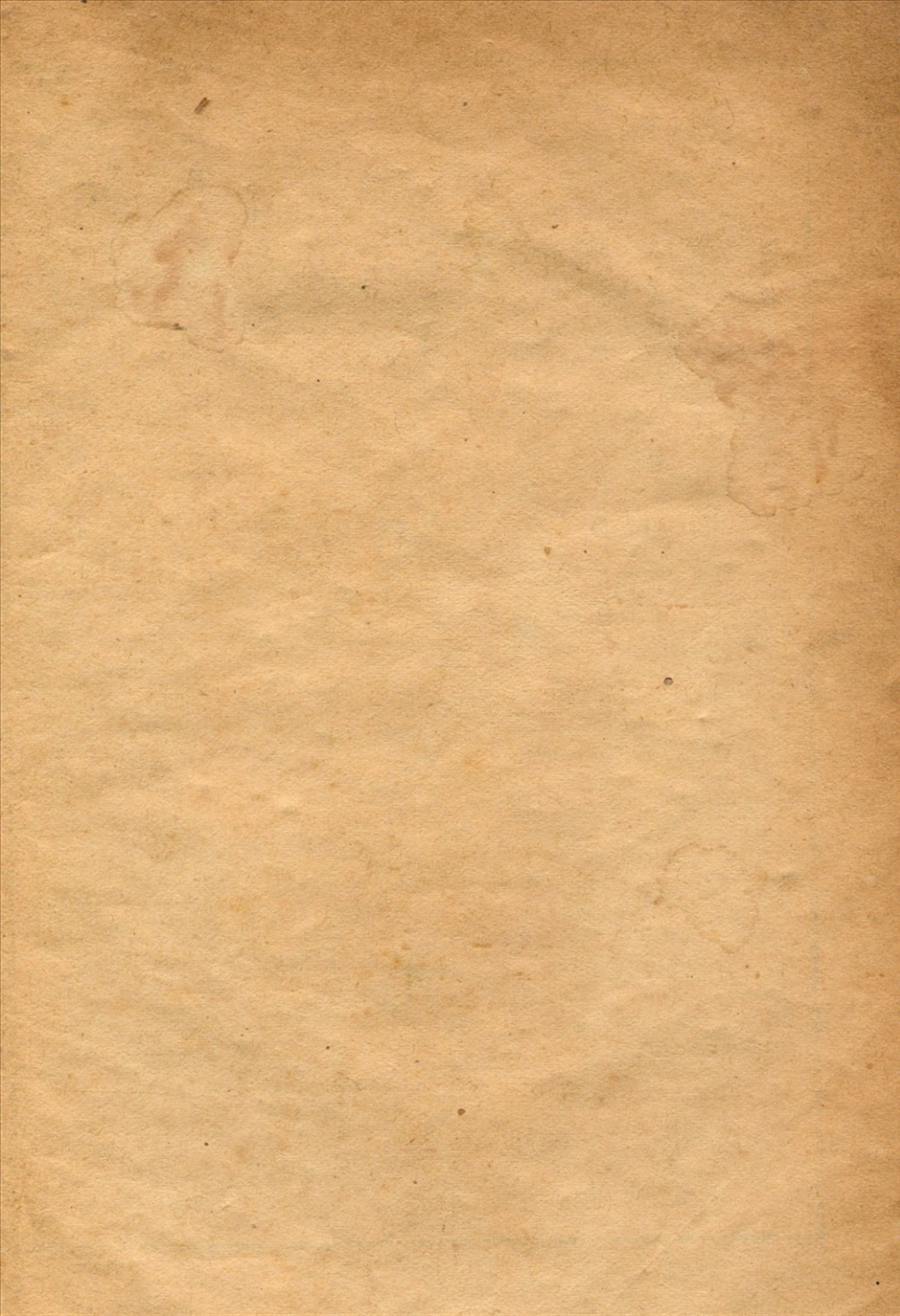
枏

風

編







目次

序言

一 社會一般

一 代用品時代

(九)

二 無鐵世界

(一四)

三 黃金及其他

(二二)

四 稅的洪水

(二五)

五 失業與犯罪

(三三)

六 國民的思想

(三六)

七 人口與體質

(四〇)

二 文化

一 報紙是「謊話製造廠」

(四三)

二 書籍雜誌之類……………(五三)

三 「肅學」的把戲……………(五六)

三 工農……………(五九)

一 「軍需工人交運」是真的嗎？……………(五九)

二 一個工人的自白……………(六一)

三 農民的「外快」與肥料恐慌……………(六九)

四 農村是「悲慘世界」……………(七三)

四 婦女……………(七九)

一 脫離了家鄉……………(八三)

二 女教師充數……………(九〇)

三 結婚的恐慌……………(九二)

四 新「女工哀史」……………(九六)

五 主婦也難做……………(九九)

五 孩子們……………(一〇三)

序言

侵華戰爭勉強支持到了第三個年頭的日本，他的國內到底鬧成了個什麼樣子，是每個爭氣的中華兒女所關心的事。正如一個惡漢在外面橫行不法，欺凌弱小的時候，他家裏先已起了火了，鬧得大哭小喊，自然心理發急，還是夾着尾巴回去救火要緊，這時如果對方再剛毅不屈，定要拖住了他向他還擊，那他就非屈膝求饒不可。在這種意義上，仔細檢點一下侵略國國內因戰爭而發生的現狀，誰也不會否認是必要的事。

因戰爭的結果，有的說日本國內窮了，有的說日本國民生活極其苦痛，有的說日本政府的壓迫多厲害，有的說日本國民有厭戰的傾向，有的說日本工農，婦女，兒童都入了地獄。但都是東鱗西爪，語焉不詳。所謂窮，到底窮到了什麼樣子？所謂生活痛苦，到底痛苦到什麼程度？所謂壓迫厲害，又厲害到了什麼個地步？所謂厭戰傾向，究竟僅僅是傾向，還是已有行動表現了？所謂入地獄，到底是入了第幾重地獄？這一切的一切，不會有誰把事實有系統地逐件逐件告訴過我們。這個小冊子便是爲了這個目的而編的。在這裏面，閒却空洞的理論，有的祇是事實的臚列。

並且這裏所搜集的材料，百分之九十幾是從日本自己的報紙，雜誌上取得的。原因是，中國人所描寫的戰時日本，或許有時要流於主觀，而第三國人的敘述，在過於謹慎的人們也許會疑心他們是同情中國的原故。但是世上決沒有願意把自己的弱點向他的敵手誇張其辭的人，比事實打一點折扣倒是意想不到的事。尤其在日本現在嚴格的言論壓迫下的報章雜誌上所透漏的消息，無疑地是百分之一百以上的真實。所以說百分之一百以上，這是因為他們所能透漏的，決不會達到事實的全部，而祇還是打了折扣以後的一小部份而已。

一九三九，十，十，編者於香港。

7026
952001
110

一 社會一般

由於瘋狂的日本法西斯軍人的挑戰，和中國人民在政府的統一指導下堅強的抵抗，正在進行着國家總力戰的大戰爭。這個已經打了兩年多的大規模的戰爭，在日本的社會以及社會生活上發生不少的影響，引起種種的變化。

首先成爲問題的是，在社會機構上，換句話說，社會這東西在機構上受着怎樣的影響和變化呢？關於這一點的觀察，至少非從三方面着手不可。第一，人口構成上所起的變化；其次，形成社會骨幹的產業構成上的變革；第三，形成社會運動的基本動力的勞動——勞動編制上的變化。

戰爭和人口的關係，想是誰也會想到的吧。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時，各交戰國都可以看到人口的減少。德國減少六百三十萬，法國減少三百三十四萬，俄國更多得多，就是英國，據說也減少一百八十五萬。這是因爲一方面死亡率增大，他方面出產率低下的緣故，自不待論。然而，這種死亡率增大，出產率低下，並不光是起因於戰死者不斷出現，以及壯丁被送上戰場的這種戰爭的直接影響，這一點我們是應該知道的。

以前的日俄戰爭雖然不能和世界大戰相比，但是在日本人口的統計上却也一樣出現着這兩種傾向。自這次「事變」以來，關於日本的人口動態，因為最近的數字尙未見發表，所以詳細無從知道，然而，出生減少和死亡增大這兩種傾向也一樣正在繼續出現着，這一點，是可以斷言的。

關於出生數，就日本厚生省人口問題研究會的統計資料看來，從去年（一九三八）六月起，出生的減少便逐漸顯著起來，可知其為「事變」的影響之開始出現。人口自然增加數的減少傾向，尤其是出生率近年來在低下的傾向中，這一點是很可注意的。侵略戰爭對於結婚之類也給以變化，結婚件數自去年以來，正在減少着。日本自去年以來，接連不斷地可以聽到『生育吧！繁殖吧！』的呼聲，這便是日本人口減少的結果。

現在再把眼光從社會的人口構成移到形成社會的骨幹的產業構成上來看，在這裏所看到的更是像旋風一樣的激烈的變革。

日本經濟上的農工業的比重，由於「滿洲事變」後的必要，已顯著地增進，到了這次的「事變」，更促成其急激的飛躍。無論就生產額，生產指數，資本集中的程度，或是勞動人員指數等等任何部門看來，這種事實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在這種軍需工業的躍進上，因為日本經濟的物資，資本，以至於勞動的供給力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所謂和平產業部門的犧牲也就成爲必然的了。強制實行這種犧牲的積

桿是經濟統制的各種政策，最激烈地集中地遭受到這種犧牲的，是和平產業部門中的小工業。於是乎產生了一方面軍需工業在繁榮着，另一方面，停業廢業却不斷地出現，改業失業成爲無可避免的現象，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工業諸部門中的這種反常的坑坎不平，及其整個的發展，終於反使日本經濟上工業和農業的構成關係中前者的比重更加增大起來。

第三，是勞動——勞動編制。關於勞動固然未嘗不可以當做產業構成的一部門看。然而，社會是一種靠勞動運行的東西，關於担当這種勞動的人口，從性別或年齡構成等加以觀察也是必要的，所以勞動編制的問題，是一面和產業構成互相關聯着交錯着，一面自成一個體系的。話雖如此，勞動編制上如果有變化的話，首先便和產業構成上的變化相照應着，這是不消說。然而，必須考慮到：這裏面因工人入伍出征而起的缺員這一全然屬於經濟範圍外的因素，也起着很大的作用。這樣，軍需工廠勞力不足的现象也就產生了。這種現象正在三面打轉，就是：女工的進出，童工的蠟集，和勞動力的從農村往外移出。

向來認爲有過剩勞動力的農村，現在也已感到勞動力的不足了。

戰爭已在社會構成上引起了上述那樣的變化，而現在也正在繼續引起着。這又照樣反映在社會生活上，在那裏展開了種種現象。然而，戰爭對於社會生活，並不僅經過社會機構這個媒介才發生影響和作用的，牠還經由種種路徑，更直接地搖動着社會生活。

無論在直接方面或間接方面，現在戰爭給予社會生活上的影響，最一般最普遍的，是對於消費生活方面的影響。消費生活在物——消費財和這消費財的價格兩方面，正受到種種程度不同的影響。就物資來說，因為確保軍需資材的供給是絕對必要的，所以物資的使用和消費的限制範圍便極其廣泛，現在就是想用結實的棉紗製毛巾，也是無法買到的，這事實，因為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所以日本國民誰也痛感到。

然而物質的消費這個問題，除了牠的自由不自由之外，還和物價有着難以分離的關係。而在這物價和戰爭的關聯上必然的產物，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在日本，現正在進行着，這是無可致疑的事實。

關於上述的物資消費限制和通貨膨脹的問題，從別的角度看來，令人想到的，是跟着戰爭的進行，統制極端強化而普遍起來。這也許有人說是政治力量的擴大吧。社會生活原本是被政治（法律）的力量所規定限制的，然而像日本的現在那樣，政治力量開始滲透到社會生活的細微部分，却是從未見過的。

×

×

×

我們已經在上面觀察了這次日本侵略戰爭普遍地給予其國民的社會生活的影響和變化。

現在日本的社會生活上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因戰爭而起的現象：

第一是不平衡性。日本現在所頻繁地使用着的「跛行景氣」這句話就是指這而言。在投身於軍需膨脹的波浪中的軍需工業方面，巨大利潤不斷地滾入公司的銀櫃裏，然而，在另一方面，和平產業，特別是其中的小工業家，却陷入非關閉不可的悲慘命運。這一點上面也曾談到。總之，無論是工，是商，或是農，凡是中小的企業家，都陷於萎靡不振的狀態中。軍需產業方面，熟練工人到處被爭奪着，工人的收入風傳極其可觀，然而這裏却也存在着不平衡性。據日本厚生省勞動局的調查（去年六月底），雖同樣是重工業，但最高工資有一天得十四元五角六分（大阪某工廠的熟練工人）的，而最低的一天却祇得到三角五分（埼玉縣）而已。

不平衡性若作為都市對農村的問題來看，原是一個歷史上的問題，但牠由於「事變」的影響，而愈加深刻化，這是的確的事實。

次於不平衡性的嚴重問題，是國民體位低下之類的問題。整個說來，日本國民體位正在低落到怎樣的程度，要想正確地從數字看出來，因為政府的極力守秘密，不消說是不可能的，然而表現於工人的統計上的災害，疾病等等的增大，以及上面說過的人口動態上出產率的低下，死亡率的增加等，是也應該

和國民體位的低下聯繫着看的。原來戰爭和疾病是形影相隨的，這已由歷史加以證明。歐洲大戰的時候，結核之類的死亡率，各國都會急激地增加起來。日本的結核死亡率，在「事變」前便已經和激增之後的各交戰國的結核死亡率幾乎沒有大差，如果和英國比較起來，「事變」前的日本的結核死亡率比因大戰而增大的英國的結核死亡率還要高。軍需工業的工人的體位問題之類，因為直接意味着戰爭遂行上所不可缺的勞動力，所以益加成爲侵略戰中的嚴重問題。

戰時日本社會生活的黑暗面，好像開了毒花。例如軍需工業的工人，收入多的便奢侈浪費，作不正當的娛樂。不過違反「國策」，奢侈浪費，作不正當的娛樂的不止是一部分的暴富職工，由於軍需膨漲的景氣，而獲得巨大利潤的日本軍需資本家也同樣在幹這類事。這些都是日本國民精神缺乏緊張的表現。從日本警視廳的調查看來，東京的藝妓人數和賣花所得的錢的總數都表現着這種傾向。

和職工們出入花柳界關聯着，據說在大森警察署管轄境內，昭和十三年度（一九三八年）和十二年度比較起來，健康保險的被保險者的性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戰爭所產的社會問題之一是不良兒童的問題。東京市內一個警察署曾檢舉在其管轄地段花柳街打茶圍的未成年者，所檢舉的六十四名當中，有四十九個是少年工人。咖啡館，彈子房，喫茶店等老是滿座，當中也有不少的少年工人。

除了上述那樣的頹廢現象之外，還有一種同樣是從精神的弛緩而來的現象，那就是在商工業者所看到的所謂黑市場之類，這種行爲之帶着「違反國策的背德性」是無須多說的。

一 代用品時代

一方面，因爲日閥把國內的生產力集中於軍需工業，使普通產業的生產不得不日益衰落，同時除了軍需品外極端制限外國品的輸入，而在物資的缺乏上火上加油。另一方面，更因爲要籌措軍費，就濫發公債，以致造成了通貨膨脹。在這樣物資缺乏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壓迫之下，物價的飛漲是必然的結果。中下階級的日本人民，沒有不因爲破天荒的物價騰貴而叫苦連天，即使有錢的日本人，也因爲物資缺乏和受統制之故，有了錢也沒處去買東西。於是所謂「代用品」便大出風頭了，汽車所用的汽油是軍需品，用木炭來代替；製皮鞋的皮革也是與軍事有關的，須受統制，穿洋裝的朋友也只好穿木屐代替皮鞋了；羊毛是要製造軍用毯和軍服的，絲是要運到美國去賣了錢買軍火的，於是衣服方面代替羊毛和生絲的「S·F·」便非常風行了。總之，貴的少的東西用賤的多的來代，沒有的東西用有的來代。一切東西都可以用代用品來搭搭漿，所可惜的是，人却不能也拿「代用人」來搭漿，不然的話，在中國戰死的數十萬日本人便不會有了，那多麼好！

關於成了代用品時代的日本的情形，有個名叫綠川英子的日本女子寫了一篇諷刺的小品文，題名「代用品時代」，裏面第一節名爲「沒吃飽飯的車夫和眼花的木屐」，這是諷刺因汽油不足而看不到汽車，和木屐代替皮鞋的情形，她這樣寫着：

『立刻喊部汽車到家裏去吧！』

火車到東京後我心裏這樣想，於是我立刻下了車，飛一般奔向車站外面去。因爲我已經有兩年不見爹媽了呵！

可是奇怪！車站前以前擠着那麼多的汽車，現在竟一部都看不見了，代替着的只是一些醜陋的人力車了。

沒奈何只得坐上部人力車。但我不知是否是見爹媽的心急呢？還是那車夫生着病，或沒吃飽飯？竟使我厭着那車子穿街過道是那麼慢，一步推一步地走着。

喔唷，好多的木屐呵！

我差不多要眼花了。想不到現在連那些穿華麗洋服的紳士們也着起木屐在人行街上踢躑躑的踩着了。記得在五十年以前吧，有位名勒夫卡柳·亨（即小泉八雲）底日本迷，曾把木屐底噪音讚爲「日本式的神秘性」。現在政府是不是想把這種「國粹」展覽於世界之前呢？可是誰都知道戰時的日本已沒有

皮革來做皮鞋，而就是這位亨君，假使他現在還存在的話，對於這種「時代錯誤」也將皺皺眉搖搖頭不满意的吧！

……池田成彬先生……戰時物質統治的……領導者……要買一部馬車和一個車夫……

我在新宿換車的時候，聽到一家無線電正這樣斷續地廣播着。」

第二節名爲「侵略主義者底新道德」，這是說毛織品和絲織品的代用品「S·F·」以及其他的，她這樣寫着：

『兩年不見的女兒來了，應該會使媽媽歡喜得笑的。然而我底回家却並不因之能使媽媽高興，相反地媽媽哭泣，因爲她由此在想念那在中國戰場上的兒子了。』

晚上，她在女兒面前咻咻地咕嚕着一切：詛咒着東西的不斷漲價，稅捐的層層加重……百忙中她還訴說一次醫院裏給了她沒效力的藥……現在他們只能吃鯨魚肉以代替豬肉牛肉了……她說她本來裝着的兩隻金牙齒現在也被取去而用了一種不知叫什麼怪名字的「合成金」來代替了。並且據她說就從那時起，她覺得隨便吃什麼東西都沒有味道……

——呵！「S·F·」這壞東西呵！她突然想起似的嘆了這麼一句。接着她憤憤地告訴我。（原來「S·F·」是現在一種代用棉布底簡稱）。她說：那壞東西呵，穿在身上挺不滿意，挺不經用，然而

價錢貴得很呢！當然，她說：那些「愛國婦人會」和「國防婦人會」底太太們，是可以穿着將它製成的那些潔白的圍裙來買弄風姿的！但是一些整日要作工的女人怎麼辦呢？唉，我每個月至少要給老媽子買兩條圍裙呢！你想，圍裙是這樣，衣裳，襪子？其他一切穿着的，還會怎樣呢？多大的費用啊！支那人也用這種討厭的「S·F·」或者更壞的東西吧？

——不，我立刻回答她：支那人並不缺乏棉布呵！

——中國是「藏有」的國家！父親忽插進來說：而日本是「空欠」的國家。所以這次打起仗來了呵。

我正想駁斥這種法西斯侵略者底藉口，可是媽媽又開口了：

——幾天前我到過伊豆去玩了一次，我可不知道這個溫泉是屬於那類的？但是好奇怪呵，我那條用S·F·製的手巾只第一回用呀，就在浴池裏溶解了，而，啊……

似乎處女一般地，忽然媽媽紅着臉說不下去了。（日本是有一種男女共浴的風俗的，只用手巾圍着下體，無論是在家裏，或公共浴池。）

——沒關係，媽媽！這是日本侵略主義者底「新道德呵」！我尖刀一般地刺出去說。

——混蛋！父親忽然光火了：你這……你這連靈魂也給支那同化了的……」

第三節名爲「郵筒在哭泣着」，這是說日閥把所有的郵筒的鐵收去鎔製軍械了，所以日本的郵筒現在已不是鐵而是別的質料造成的。她的原文是這樣：

『鐵！鐵！鐵！！整個日本都在鬧翻着要鐵。』

有一天我底哥哥從華中前線寫了一封信給我們。信末有幾句這樣問着：

近來不知怎麼從日本來的信，老是潮濕得連字兒都看不大清楚的，難道現在我們底軍郵辦得這樣糟糕嗎？

親愛底哥哥，我回信告訴他道：在你底祖國，人們現在除了眼淚以外，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送給在外打仗的你們了。現在，任何一切東西都昂貴得驚人！眼淚却越來越不值錢了。成日，絕望地望着西方，母親們哭着，妻子們哭着，兒女們哭着，那新出現的女郵差們也爲她們底永不回來的丈夫哭着，甚至鐵製的郵筒也哭着……啊，對啦！哥哥你還不知道吧？我們全日本有十萬隻郵筒，其中有兩萬隻是鐵製的，而一個月以前已有人將兩萬隻鐵製的拆走代以非金屬物質的了。所以天一下雨它們就立刻哭了——放在裏面的信件就潮濕了。親愛的哥哥！你要知道：在日本，兩萬隻郵筒在哭泣着，而在中國，那舊鐵的兩萬隻，却已經成爲炸彈而使無數無辜的鄰人哭泣了！……』

二 無 鐵 世 界

日閥在侵略戰下統制得最嚴厲的物資，要算鐵和黃金，因為鐵是軍需中最重要東西，而黃金則可以購買外國的軍火，同時這兩樣在日本都缺乏，所以無怪他們要嚴厲統制，以至羅掘到無孔不入了。現在先說鐵。

鐵可以說是侵略者的「生命線」之一，但這條線已經到了快要斷掉的地步，逼得他們不能不把國內所有鐵器甚至家常用具之為鐵製者也莫不搜括一空，以填炮口，算是下了最後的一着棋子了。這確實是一件頗有趣的事。但更有趣的，是看他們這種挖肉補瘡的下策，能有多少辰光好維持，連這也用完了之後便又怎樣？

後面是東京「讀賣新聞」所載，由幾個專家出席的所謂「鐵的代用品座談會」的記錄（原文載三月十四日讀賣新聞），告訴其國內人民，鐵經國家「收回」之後，主要代用品是些什麼。自然，代用品畢竟是代用品，並不合於理想，有些到底能用與否，簡直還在不可知之數。專家們的多方想法也算是苦心慘澹了。

「前些時候曾經由政府各部各派三名委員在企畫院舉行「鐵特別收回委員會」，開始了鐵的特別收

回。Manhole的蓋子，鐵製長凳，鐵柵，廣告燈，街路的照明燈，烟灰盤，火盆，郵筒等十五樣東西都在收回之列。這樣一來，全國凡是有鐵字的東西便都實行總動員而斂跡了。那末代替這些鐵製品是些什麼東西呢？

一，水門汀和石綿代替鐵

記者：關於鐵的代用品的種類，性質和特徵，請谷口先生說一說。

谷口：由我多方調查的結果，鐵的代用品有種種，但爲我們所最熟悉的，是用水門汀和石綿造成的埃達尼特管，還有一種叫做休姆管，不過裏面還是用的鐵骨。這類東西向來使用得相當廣。最近埃達尼特管可以做成很細的管子，並且好像也可以做成多少有點兒彎曲的東西，聽說需要已大形增加的樣子。還有一種也是管子的，叫做纖維康其特，這是和紙屑製成紙的工程相同的，可以纏在鐵管上以製成一種管子。

其次，是一種用三和土做成種種式樣，再用各種金屬包在那外面的東西。這也出得相當多，例如用做路燈的橫檔和各色各樣的通風口之類就是；聽說在建築方面用這來代替種種鐵料的可能性也相當大。

再次，石炭酸之類的樹脂製品也相當不少，這可以做極小的鐵製品的代用品，不過聽說要和鐵製品競爭，却嫌價錢貴了一點。

又次，就在我們身邊的東西，例如小學生用的顏料盤和放顏料的調色板，這一類東西已經有着假象牙的製品來替代。在我們身邊鐵的代用品最感不足的是家具類，這類東西非常不足。對於這的代替物已經出有好幾樣，以紙造的家具為最多。看樣子似乎有一部分非照舊用金屬不可。還有洋鐵罐之類，這也相當不好辦，不過似乎也有用玻璃製品來代替的。此外，纖維製的罐子，聽說用來裝油之類也非常合式，好像也有人在想用纖維來製造罐子似的。

二，想入非非陶器做軌道

谷口：我再來說一說纖維的問題。纖維也比較可以簡單地壓成種種的模型，所以好像有許多地方在用做薄鐵板的替代物。我想這種東西將來許會出現得相當多，用做我們身邊鐵製品的替代物。

總之，弄到現在這樣窘迫，也就深深地感到了鐵這種金屬是多麼可貴了。目前無論如何是需要相當的鐵材，以作為擴充生產力（實即製造軍需品，看下一句，更可明白。）之用，所以和這方面沒有關係的其他產業，聽說頗為吃緊。但是用於建築上的或用於製造機械的鐵，這類東西好像總沒有適當的代用品，結局我們所說的所謂代用品，似乎祇能用於極小的一部分。我覺得和鐵的使用量比起來，代用品的使用量似乎小得不能比較。我們以前使用鐵使用得太闊氣了。有人想製造鐵軌的代用品。最近報上也常常發現所謂硬質陶器，這是一種用石碳酸滲透在粗坯裏的東西，好像可以做成相當堅硬的東西。我想這

將來許會出得相當多，用做工場的材料。因為是滲透在粗坯裏面，所以什麼形狀的東西都可以做。並且還可以扭斷，似乎可以當做種種東西用。比方代替鐵的路軌而用硬質陶器，或是……。

記者：這陶磁器將來可以做鐵路的鐵軌嗎？

谷口：我想這是一個遙遠的夢……不過也並非不可以想想。製造硬質陶器的人正抱着這樣的雄心在幹哩。

記者：這東西禁得起火車頭和客車的重量嗎？

谷口：現在的東西委實禁不起，可是逐步改良下去也許可以造出這麼個樣子的東西來，這就是他們所抱的雄心。但是建築上所用的轆轤啦，門上的滑輪啦，普通鐵軌啦，這類東西用竹子和木頭或電木都可以做。這種小東西，列舉起來，實無窮盡，就此帶住……。

三，三和土做郵筒但要做得厚

記者：聽說最近在收回郵筒，以謀鐵的節約，田中先生有什麼高見嗎？

田中：到頭還是用三和土來製造吧，這是我的結論。也有說用陶器之類的，但若是用陶磁器，怕相當化錢吧。

谷口：並且給運貨汽車碰上時，會碰碎的。

田中：然而，就是用三和土造的，給運貨汽車碰上的話，也還是要碰碎的。這也是看厚薄如何，堡壘就造得唐克車都碰不壞。所以我想，做得厚的話，就不會給碰碎。

谷田：水不會滲進去嗎？

田中：要造得水滲不進去，大概可以吧。因為可以從裏面做防水的設備，也可以從外面做同樣的設備。

鷹本：水滲進去，總是因為乾了有洞才滲進去，所以工事做得好，可以不叫水滲進去。

四，「美」中不足鐵骨難省掉

止田：如果命令我，說：『用替代物去製造郵筒吧！』那我也是一樣先想到三和土的。郵筒的投信口和取信口等，可以想方法用合成樹脂來做，不用金屬。對於無論如何非用金屬不可的地方，就局部地略為用一點兒金屬，這樣，我想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鷹本：要是剛才所說的鐵軌之類，那我是覺得有點兒困難的，不過像郵筒之類，的確是不用鐵也行。不當做代用品看，就是永遠用三和土做的，也沒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

記者：這如果不用鐵骨，三和土怕還是不行吧？

鷹本：是的。無論如何總得用一點兒鐵骨才行。

谷口：就是這一點呀。三和土代用品的辦法是有了，可是頭痛的就是這鐵骨。不過和因用三和土而節省下來的鐵相比，用做鐵骨的鐵還算少，然而鐵骨畢竟是鐵，這問題可實在為難。

五，異想天開竹芯代鐵骨

谷口：前幾天，我那裏有人來過，那人想了一個辦法：用竹像編簍子那樣做成郵筒的外形，再在那上面塗上三和土。就用竹芯怎麼樣？

田中：這倒也未必可以加以排斥。理由是竹子這種東西，特別加以化學上的處理，照理是可以做成像賽璐珞那樣的東西的，因為竹子應該含有纖維素（Cellulose）。這麼一來，便成為有永久性的東西。不過總有一天會朽爛的吧。然而想一想，我們家裏的房子統統不是鐵骨三和土，而是竹骨的牆壁，就在那裏面從先祖時代一直住到現在，所以可以說是相當有永久性的東西哩。

鷹本：這話很對。像法隆寺就用木頭保持下來，一直保持了一千幾百年。

田中：所以竹骨用做鞏固建築物的主體，是應該警戒的。竹骨不能用做鞏固建築物的主體。然而無論怎麼樣，祇是用來齊整整整形體，那是一點兒也不礙事的。我以為這很可以大大地獎勵一下子。郵筒之類如果爛掉了，也算不了一回事，毀壞的話，至多也不過重換一個就是，所以用竹骨來做就夠了。但是，就不特地放竹子進去，完全沒有骨的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谷口：做得厚就行了。

六、三和土造輪船勢在必行

記者：鐵這樣地缺乏，當然，船隻是應該用鐵骨三和土製造吧。（笑）三和土的軍艦之類……。

田中：軍艦也許有點困難吧，不過若是商船，運貨船，却是要造多少都可以的。眼前就有例可援，歐洲大戰的時候，英國出現過三和土造船公司，就叫做 Concrete Ship Building Company 在大造其船。造三千噸光景的輪船，成績非常之好。所以現在船隻正感不足，當然，日本是也非造三和土的輪船不可的。

記者：用做鐵的代用品，原料最豐富的是什麼呢？

谷口：還是水門汀或是陶磁器吧。陶磁器用做鐵的代用品，使用的範圍也相當受限制。一向化學工場所用機械當中，常常有用一種叫做什麼磁器的，不過使用於我們眼睛接觸得到的地方的，却要受某種程度的限制。就像 Manhole 的蓋子，運貨汽車跑過的地方便不能用，而且……。

田中：大體說來，若是細小的東西，還是陶磁器比水門汀製品可能性大吧。但是無論如何，用做鐵的代用品的話，便都是些巨大的構造材料，這構造材料，陶磁器是不適宜的。所以還是要用三和土。此外，還有木材，不過這用做構造材料，範圍也極其狹小。

記者：上田先生那裏的工場，好像用鐵用得非常多，譬如用那種又闊又厚的鐵台，支撐機械也好像用很多的鐵材，照我們想來，似乎不用鐵也可以，不能用什麼別的東西來替代嗎？

上田：在要緊的地方，由於各種性質的關係，實在非用金屬不可。金屬以外的東西，大抵是磁器，水門汀這一類的窯業品，還有天然的或人造的纖維之類，再有合成樹脂等，這類東西我們工場裏好像大抵都在使用了。若說現在用在什麼地方，那大概是這樣的：水門汀和磁用做鐵筒，鐵柱，鐵管；用做烟筒却是一向就用了的；此外，在製品的工場方面，想也在用做水槽之類的吧。還有機械的臺盤也儘量用三和土建造，祇在必要時，才在那上面再鋪鐵板。這就是工場裏現在的方針。

七，絲齒輪雖富麗價錢太貴

上田：樹脂用做腳踏車的把手和齒輪之類，相當不少。我聽到人說，還用做大掛鐘的齒輪——也許祇是有過這種例子而已，然而據說畢竟是用過了的。（取出照片）這是用做電車的齒輪的例子。這是石炭酸系的人造樹脂。但是還沒有到大量使用的地步。此外，我以爲可以使用人造樹脂的，還有小發動機之類，軸承等。

谷口：這祇可用於低速度的東西吧，高速度的怕會燒掉。

上田：自然有種種條件，不能說什麼地方都可以用。此外，我還聽到使用蠶絲的消息，不過若是使

用蠶絲的話，我想價錢是相當貴的吧。

記者：蠶絲的齒輪，報上登載過。

谷口：是在那裏幹的。用蟻醛液或酸把蠶絲壓成粘在一塊的東西在製造着。現在商工省也在囑托專家試驗中。

記者：成績怎麼樣？

谷口：還不知道，不過我想價錢會比鐵貴。』

三 黃金及其他

日本自侵華戰爭以來，爲欲擴充軍需生產，不得不從國外購入大批軍需材料。因此在國際貿易上，老是入超，這就要求日本帝國主義不能不付出同價值的黃金。日政府爲應付這一需求起見，就動員全國黃金集中於政府，以備購買軍需資料之用。最近據日本報上所載，對於強制收買黃金，愈趨極化。除了純金條，金幣，金戒，金製品以外，舉凡與「金」字有關的器物，都須賣給政府。大藏省於本年向國會提出的產金法中改正法律案，其內容：（一）決定於四月實行全國黃金製品總調查；（二）對於金器持有者發送賣給政府的勸誘書，要他在政府命令頒佈時，必須出賣給政府；（三）合金中如赤銅或所謂四分

之一合金，其所含分量極少，又金製品中關於美術品，骨董等，溶鑄不易，可申述理由向大藏省請求除外；（四）至若違反法令，抗不出賣，政府就課以三倍罰金。總之，自四月以後，每個日本人就不准有一件金質或金色的東西帶在身邊。即使是戴了十幾年的一副金邊眼睛，亦不能不卸落玻璃片把眼睛腳全都供獻給政府。已裝的金牙齒雖不至於被卸落，以後要裝金牙，却是不允許的了。但死人的金牙，還是在被卸落之列——這是羅雀掘鼠的「黃金總動員」！

又據本年二月十六日「讀賣新聞」所載，不但不許活人鑲金牙齒，同時還要沒收死屍所戴的金冠。盜屍在日本法律上也是和一般國家一樣不允許的，可是侵略戰下的日本政府，却公然盜起屍來了。記事的內容是這樣：

『跟着金價的上升，屍體的金冠的強制收用問題，被囂囂地議論着。關於這個問題的反對者方面的理由，說是不忍凌辱死者，是以道德的和宗教的觀點作出發點的；但是現在，屍體解剖一般人都毫不覺得不自由，所以屍體的金冠的收用，毋寧是「當然」的事。

消費於齒科方面的金的數量，以各國平均計算，大約為各國每年產金量的五分之一，日本的每年產金數量，雖然不能詳細說，不過假定是五十噸，那末消費於牙齒上的金，也得要十噸的巨額。據一二年前的統計，日本人因為即使牙齒壞了也大多不去治療的，所以實際上的消費量只二噸，但是二噸也已很

可觀了。並且，金被使用於其他的裝飾品，貴金屬的，其百分之九十還是可以收回的，可是被使用於牙齒的時候，相反地即有百分之九十無法收回的。

關於金齒上的金的代用品，雖然在研究着，可以用鎳等代替，但是從耐久力，製造的手續以及衛生上說來，都不及金。所以以後裝金齒時，大家須記着這金齒已不是永久的，能夠保證二年以上就很好了。」

在支付現金以購買外國軍火的手段上，白銀也具有和黃金同樣的作用，據本年四月一日日本「都新聞」所載，日本大藏省（財政部）已把「金資金特別會計法」加以修正，連銀也包括在內，從今年四月起開始各種銀器的強制收買了。

此外，對於銅也施行着嚴厲的統制，據日本報「國民新聞」所載，去年八月起，日政府頒布兩百五十七種銅製品的製造，滿以爲「無用」，「非急需」的銅製物品都不能製造了，但後來調查的結果，却意外地發見了還有銅製品被漏掉，於是由商工省立刻又重行發表了通告，把新發現的九種銅品或也列入禁止製造之列。這九種當中，大者有公園裏的噴水塔，小者則有電燈泡上面的銅製部分以及商家在貨物箱之類的上面印各種標記用的硬印。這樣一來，和鐵一樣，在日本簡直要看不見銅的東西了。

又據本年四月六日日本報「中外商業新聞」所載的消息：『因爲玻璃類的統制，純城的不足，勞力的不足等等關係，大小兩種的牛奶瓶，小的已於三月起廢止。牛奶業者都苦瓶子的不足。「事變」前一

個三分五釐左右的牛奶瓶，現在已暴漲到六分五釐，而且此後因純碱不足，新瓶的補充不會夠用的。因此「帝國牛奶協會」最近向厚生大臣請求允許使用半透明着色的瓶子。因為政府設有牛乳業取締的規則，據這規則，牛乳是絕對不許有雜物混和其中的，裝的瓶子也一定非用無色透明的不可，所以半透明的瓶子照理是不許用的。」這是說日本玻璃也鬧着恐慌了。

其他受戰爭的影響而感恐慌的物資，更不一而足，這裏也不必一一去說了。

四 稅 的 洪 水

日閥爲籌措浩大的侵略戰費，主要是濫發公債和紙幣，但是對於增加國民的租稅這一着棋子也決不忘懷，雖然明知日本國民已無力負擔，但爲了應付陷入了泥淖的侵略戰，租稅還是增加了的，一次，兩次，三次地增加，弄成什麼都須付稅，將整個日本沉在稅的洪水中。這裏有日報「朝日新聞」所載的一篇「增稅小景」，很可以看出日本民衆在租稅的重壓下哭笑不得的情形——

開場白

約兩萬萬元的增稅和新稅，已由議會通過，自四月起實施。去年春天已經來了一次三萬萬元的增稅，今年春天又是兩萬萬元——後方的負擔祇是不斷增加。這次的增稅當中雖說對於因軍需景氣而大發其財

的人們，課以臨時所得稅八千萬元，對於五千元以上的房子課以建築稅，這兩者對於國民大眾沒有重大影響，然而剩下來的物品稅等約九千三百萬元，就是說，增稅額的一半都直接壓到一般國民的肩上來。

「因此，支持這非常時期的國民，非把背脊骨挺硬起來不可，各家庭的家賬也非加緊縮不可。」（這一段引文是政府所說的——編者）

物品稅是種類繁多得可以說幾乎一切「東西」都課到。例如：早上起來洗臉用的肥皂啦，牙粉啦，以至於回家之後先來一杯的紅茶啦，綠茶啦，咖啡啦，莫不有稅；啤酒啦，日本酒啦，也一樣增稅；近來對於按月攤付的西裝，已經敬而遠之，改買估衣店的現成衣裳，然而也還是逃不了增稅。

因此，這裏來檢討這影響家計的增稅和新稅，以供讀者府上的「生活新計劃」的參考。

禮券要付印花稅

香烟的加價（日本的香烟概由政府專賣），這一次總算免了，財政部也說過：「前年和去年接連地加了價，看種類，有的已經漲價漲到百分之七八十，這次不再漲了。」無奈這香烟是一個有力的財源，這次即使免了，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漲起價來呢。

百貨店以及商業聯合會等所發行的禮券，也課以印花稅，這是新稅。稅率是一元以上五元以下的禮券，最低課了五分錢，五元以上的，大抵課以該錢數的百分之三。例如：

「一百元必須貼上三元印花稅；一千元的話，便須三十元，否則作爲無效。」

不過這稅款是由百貨店或商店方面負擔呢，還是顧客負擔？這一點稅法上却沒有記載。看來將由百貨店和商店來決定的吧。四月以後，買十塊錢的禮券時，也許終於非付出三毛錢的印花稅不可也難說。與其在十塊錢之後又付三毛錢的稅，倒不如用現錢來買東西來得合算。因此，這稅款如果由商家決定叫顧客負擔的話，那末禮券的銷路，也許會大形減少，然而大藏省（財政部），對於這印花稅一項，正打着每年增收一百萬元的算盤呢。

對於那些忘記自己是處在戰時狀態底下，而追逐着五彩霓虹燈，到處遊樂的人們，則增收飲食娛樂稅。在咖啡館，酒排間，茶館和旅館等處吃喝了五塊錢以上的「貴客」，必須付一成以上的飲食稅。如果叫妓女的話，則將被索取票錢之二成的稅。一向地方稅上原有娛樂稅，據說每年有一千六百萬元左右的收入。政府正指望經這次的增稅，國稅能有三千三百萬元的增收。由於徵收酒稅，弄得酒價大漲特漲，這還不夠，又來這飲食稅，真要成爲所謂「酒是淚呢，還是嘆息」（日本流行歌曲的名字）了。結果自不能不顧慮到家裏人的「嘆息」，對於在外頭找「發展」，祇好自己檢束檢束。

新造房子時，也要課以建築稅。建造一萬元以上的房子的人，得付百分之十的稅，五千元以上的，除去二千五百元，其餘的，按百分之十抽稅。

酒錢的一半是捐稅

在日本，酒類是更接二連三地增稅，簡直是酒徒的恐慌時代。這次的增稅照例也光顧到酒上面來。自清酒，燒酒，啤酒以至於烹調用的「味淋」（一種甜酒），三月三日「上巳節」的時候，連小姐們也要喝得臉蛋緋紅的白酒等，全都有稅，每石增稅五元，每升增稅五分。

酒和香烟都是稅收很豐的嗜好品，從前的造酒稅是每石四十五元，但從去年起又加上了五元物品稅，結果每石是五十元。這次更增稅五元，每石捐稅便達五十五元，每升五角五分，可以說酒錢的一半是捐稅，酒徒們也就無異於一盃一盃地喝着稅金了。

每石增稅五元，結果不能不也影響到零售的價錢，縱然有物價統制來限制，日本酒以及燒酒等，每升起碼也得漲價五分，啤酒每瓶同樣非增加兩三分錢不可。

酒徒們是不會留神到的，原來從「事變」之後，酒也實行了生產統制。去年清酒釀造量是四百三十六萬石，釀造這些酒，大概需要三百萬的米。今年比去年減少一成三，祇能釀造三百七十九萬六千石。因增稅的關係，酒是更加貴了，可是釀造量却又少了起來，自然是要貴上加貴了。

葡萄酒也是每石由十元稅增到十五元，混合酒則是每石七元增至十四元，這所謂混合酒，是用米以外的原料造成的酒，就是說，拿芋頭之類的澱粉做原料的酒類，如今捐稅是加倍了呢。

春天一到銷路便會一下子好了起來的清涼飲料之類也統統增稅。例如：第一類的「瓶裝汽水」，由每石七元稅增到八元五角；第二類的較高一等的汽水，則由每石十元增到十五元；第三類的又高一等的汽水，如蘇打水之類，每公斤碳酸氣由三元稅增到四元五角，也就是說，每喝一杯要多付一分錢。

學校用品也增稅

快樂的春季的入學期也快到了，然而紙筆墨硯之類也一樣被課以物品稅。自來水筆，硯台盒子，圖書籍，由幾樣合組而成的文房具等買四元以上的話，課百分之十的稅；鋼筆，毛筆，墨，顏料，小刀，鋼筆插，紙壓，照相帖，捲筆刀，書架等，買兩元以上的話，也一樣課百分之十。

玩具方面，自小孩子所喜歡的小汽車，三輪車，小腳踏車起，至泥人木偶，小火車，毬子板止，三元以上的，課百分之十。

綠茶，紅茶，咖啡，可可等嗜好品也增加百分之十的製造稅，這在文化生活者大概會覺得痛苦吧。咖啡，紅茶已經有所謂按量稅，當輸入時，咖啡每一百斤課二十五元的關稅，紅茶每一百斤課八十元。這已經夠受了，再這麼一增稅，此後價錢，便祇有愈加高漲了。

砂糖也是漲價，這麼一來，滿街泛濫着的吃茶店，大概受打擊最厲害吧。吃茶店的咖啡價錢是一杯一角五分，如果再漲價，那麼除了有特色的店舖之外，其餘的便難免為「營業難」所襲擊，也許非回到

從前簡陋牛奶店時代不可。

化粧用肥皂，洗臉粉，牙膏，洗牙水等也課製造稅。關於這一類東西，一向祇是對外國輸入的貨品，按照價格課稅，可是這次却連國內的出品也課稅了。

稅金是對製造者課以百分之十，所以並不是說零賣時一塊一角的肥皂立刻就會變成一角一分。然而製造者祇有把這增稅的負擔轉嫁在顧客身上，而減少貨品的分量或提高價錢這兩種辦法，所以歸根結柢，總是直接影響到我們的家賬的。

水果之類零賣也課稅，稅率是百分之十。

運動用具也增稅

毛皮類沒有一樣不增稅。毛皮製造原已課百分之十的稅，這次却提高到百分之十五。

這對於一般人還不啻有多大影響，女人所吃不消的，倒是織物稅的新設。同是織物也有種種的不同，所以課稅也有詳細的分種。例如：褂子的裏子，貼邊等，一疋或是一條值八元以上的，坐墊料子可做五塊坐墊而值十五元以上的，普通衣服，褂子，外套，汗衫等，買二十五元以上的，全幅做的帶子值十五元以上的等等，雖分得極其詳細，但是一律課以百分之十的稅。從前十五元做成的褂子，現在必須準備付出十六元五角。

西裝方面，男西裝，女西裝以及男大衣和女大衣，都課百分之十的稅。襯衫，汗衫以及睡衣，背心等五元以上的，毛毯類十二元以上的，蚊帳二十五元以上的，坐墊一套六十元以上的，也都課百分之十的零賣稅。這些也分類得很是詳細。又如普通包袱，綢子做的小包袱，褥單子，鏡台布等五元以上的，也是百分之十的零賣稅。

女人的襯領兒和細帶四元以上的，男人的領帶三元以上的，此外如手帕，西式襪子，日本式襪子一元以上的，各課以百分之十的稅。總而言之統而言之，身上穿着的東西都貴起來了。

還有呢，營近代生活所必要的電氣啦，煤氣用的器具啦，也都增稅。熨斗，大腳爐，做菜用的器具等等，五元以上的得付百分之十的稅。這類東西，有許多是禁止製造的，所以價錢一向是有加無已。然而這次又再度增稅，要不是必需品，實在有點兒買不起。

對於跟春天的到來而開展的運動大有影響的，是運動具的增稅。網球，棒球以及曲棍球等所用的球等五角錢以上的，網球十元以上的，打球用手套，鐵餅，鐵球，標槍，網球拍，鐵槌等九元以上的，球棒，球拍和曲棍球用棍子等兩元以上的，滑冰鞋一雙四元以上的，滑雪板一對十元以上的，軟式背囊，鶴嘴鋤等五元以上的，等等等等，莫不是增加百分之十的零賣稅。

糖每百斤徵稅九元餘

現在來說甜的東西——糖。糖的消費稅是增加百分之十。日本的糖的消費量，據最近調查，一年達十八億五千六百六十五斤，平均每人每年使用十九斤。直到現在，糖的捐稅是每斤八元三角，這次約增徵一成，就是說，每百斤要多八角稅的。

和糖一樣甜的，還有飴糖。飴糖還算好，沒有像糖那樣課重稅，飴糖在日本，是老早就製造了的食品，這次每百斤得多付兩元的稅。飴糖的稅雖比較少，可是牛奶糖以及點心糕餅之類用它的很多，所以每斤雖祇多兩分錢的稅，哥兒小姐們早已起了恐慌。

上面說過，飴糖的稅是比較便宜的，可是據說光是這一項，一年就打算增收三四百萬元的稅。畢竟是甜的東西，連話也說得有點甜甜蜜蜜似的。

軍需工業家也吐出些血腥錢

最後來談臨時利益稅。這種稅是對那些因戰爭，因所謂軍需景氣，而在公司，在工廠，或個人大賺其錢的人們而設的。這以前的稅率，個人方面是對於超過昭和四（民國十八年），五，六這三年的平均利益以上的數額，課以百分之十一·五，這次提高到百分之十二。又，對於那些現在獲巨利而超過昭和九，十，十一這三年的平均利益的，由原來的百分之二十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

乍然一看，提高得極其輕微，可是這樣已經有八千一百萬元的增收哩。

在政府發行的公債，南滿鐵路以及其他公司募集的公司債，各府縣和市募集的地方債當中，公債方面，對於利率超過四分的，公司債和地方債方面，對於利率超過四分五厘的，原是課百分之十的稅，所得利息若是十元的話，便課一元的稅，而這次則提高到百分之十五。

至於紅利稅，原是對於超過七分的股利，一律課以百分之十，但這次的增稅把牠分成兩類，對於超過一成的股利，特別課以百分之十五的新稅。

兩萬萬元的增稅，直接影響到我們的身上，影響到我們的生計。

五 失業與犯罪

日本在戰事下的產業，祇有軍需工業能夠發榮滋長，一切和平產業，到這時候就非轉變或服役於軍需工業不可。日帝國主義爲集中一切物力，供給并從事於軍需工業或與軍需工業有關的重工業和副工業起見，特於去年開始實行「物資總動員計劃」，藉以統制並調整戰時生產機構。這一來，軍需企業家是笑了，和平工業企業主及其職員工人們就大倒其霉。其實倒霉的不止參加和平產業的人羣，因和平生產物之不足，國民的消費生活就大受打擊，供求失去平衡，物價必至暴漲，同時缺少纖維生產可資輸出，在國際貿易上亦大受影響。這種因侵略而造成的畸形軍需景氣，少數軍需企業家是笑了，廣大的國民大

衆就大倒其霉。

在這裏要說出因「物資總動員計劃」而直接蒙其弊害的事實，這事實日政府當局曾在國會中聲明，認為是不可避免的犧牲。據商工省發表：『因執行「物動計劃」而使從事於和平產業的人員失業的，自去年十一月起至現在，計企業家八萬八千三百零五人，職員與工人二十八萬六千三百零二人，共爲三十七萬四千六百零七人。至於轉到軍需工業去的，企業家四千三百零七人，職員及工人一萬八千一百九十五人。就中歸農的，企業主約五百人，職員及工人約二千五百人』云。

由此看來，因侵略戰的結果而失業的日本人，達三十七萬四千餘人。這僅僅是到本年四月爲止的消息，其後失業的人數當然還不止此，同時這種日本官廳所發表數字，會比事實打一個大大的折扣，也是意想中的事。

再者，隨着戰爭的延長下去，日本的犯罪者也一天多似一天。其中最多的是違犯統制法的事件，據本年四月十六日東京「報知新聞」所載，自去年七月起到今年四月止，無視所謂戰時國策的統制法違犯者，在東京一隅便有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一人之多；就件數說，則有五萬兩千七百十件。計開：違犯暴利取締法者達兩萬五百件，居第一位；違犯物價調整法者達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三件，居第二位；其他，關於鐵的案件的有三千兩百五十六件，非鐵的，一千一百三十三件，燃料三千五百六十四件，纖維兩千七

百零三件，皮革一千七百七十三件，橡皮四百九十九件，木材一百十二件，違犯黃金使用的限制的，有三百五十件。當中更有一千一百五十件，人數一千八百二十七人，被認為所謂惡性犯法，而被送到總局去。又，這五萬多件都是經過東京警視廳經濟保安課取締的，漏網的正不知還有多少。

該報又說，不管警視廳經濟保安課的嚴厲取締，這種犯法傾向不但沒有衰退，近來反而一直增加起來，光是三月一個月便有九千兩百八十八件（人數九千九百九十四人）被檢舉。

此外，強盜也一天一天地多起來，尤其北海道方面，幾乎成了強盜世界，據最近日本報「上海每日新聞」所載的北海道通信中說：『該地上年度所發生各種刑法犯罪事件，莫不比「事變」前增加得怕人，總數達十萬五千六十八件，中以竊盜罪為最多，計兩萬五千八百十件，此外便都是賭博，殺人，傷害，恐嚇等事件。』

竊盜罪中最好笑的，據最近上海日文報「大陸新報」的「故鄉通信」欄中所載：『因為日本國內在鬧着鐵的飢荒，小倉市內到處公共物品以及學校所使用的鐵製品，最近接連不斷地被人偷了去，甚至該市舊城內忠魂碑旁邊紀念上次中日戰爭的兵士銅像上的佩劍和石柵的鐵鏈都被人取下來，有失「大和魂」的精神，使在鄉軍人們為之惘然云。』這倒是侵略戰中日本特有的風景呢。

六 國民的思想

侵略戰對日本人民的思想上也給了極顯著的傾向，這種傾向大體上可以分做積極的消極的兩方面說。

所謂積極的傾向，是說積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的運動，尤其左傾的革命運動特別猛烈地抬頭了。這裏我們只要看了最近日本報「國民新聞」所載日本檢察總長木村氏在司法部憲兵隊長會議席上發表的訓話，也就可以明白個中消息了，木村這樣着說：

『在現在的非常時局中，特別要各位注意的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取締。試看最近共產主義者的動向，因為他們相信「中國事變」的結果，由於經濟的破綻，人心的不安等，國內定會起動搖，所以作為利用那時的機會的準備工作；現在隱藏在合法團體中，或則高等學府內組織秘密團體，圖謀共產主義的擴大，並努力其理論的研究。人民戰綫派的運動者，議論着一般大眾所關心的出征兵士的遺族的救濟，和兵士的軍餉發付等問題，先努力買得出征兵士的遺族的歡心，和抓住他們；對於一般國民，則或是批評戰爭，說明牠的慘禍，或是陳述戰爭是爲了少數者的利益而犧牲大眾的事，煽動着反軍反戰的思想；更甚則與中國的抗日人民戰綫運動保持聯繫，以企圖攪亂後方的治安。世界革命運動的指導者國際共產

黨，趁着目下國際情勢的複雜，和各國共產黨聯絡，向厠身海外的日本船員宣傳主義，並且常常郵寄宣傳文件來給日本國內的共產主義者，以努力於其勢力的擴大。朝鮮台灣之共產分子，在本地組織共產主義團體，企圖其強化，同時和中國國民政府聯絡，助長抗日人民戰線運動，藉謀民族解放運動的促進；特別是其中有一派，在本地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支部，偵探搜集日本的國情，密報本部，以謀有利於國民政府，他們竟作了這種無法無天的計劃。這種罪犯，在戰時體制之下，不但妨害國內的治安，並且有關國家的安危，所以有將查察取締成爲嚴密的必要。現在我國（日本）遭遇着有史以來的重大時局，正是內外愈益多事之際，切望諸位萬無一失地防遏此種犯罪。

關於造謠，已經拘捕了許多的罪犯。其中有的僅僅傳播傳聞所得的事實，罪狀極其輕微，這類的案件當然應該從寬處置；但是有的却有着思想的背景，詛咒着「聖戰」，故意虛構事實，以宣傳反軍反戰思想爲目的，這種惡性的罪犯，因爲有動搖人心，妨害社會治安之虞，所以切望加緊取締，以期絕滅。再則出征回來的人的話，偶一不慎，因爲雜入自己的種種主觀之故，就會構成造謠的罪，而有毀及「光榮的戰功」之虞，像這樣的流言，因爲是作爲「凱旋軍人」的話語，其對社會的影響非常重大，所以希望各位務使「凱旋軍人」自肅自戒，同時嚴格取締，使不發生這種過失。』

消極的傾向，是指日本人民對於侵略戰雖然根本反對，或對於戰事的前途悲觀，但是沒有勇氣積

極作反對的行動。最近「東京朝日新聞」所載評論題爲「深刻的逃避性」一文，便充分表明着這種傾向：

『東京帝大經濟學部「革新派」的教授中西氏（被政府認爲思想不穩而辭職的）發表辭職談話的一節中這樣說着：「近來常到多摩川去釣魚」。表白了只能釣魚的那種散懶的心境。迫於黨內紛爭而聲明了引退政界的安部磯雄氏的心境，如果他是愛好釣魚的人，大概也要常常釣魚吧？即使河合教授（被政府革職的帝大教授），積極行爲的路既已給完全封閉，也想勸他釣魚吧。

並不一定限於釣魚，不過想要作釣魚之類的心境，是欲求救於「逃避」的心境。這事正因爲是時代地，社會地體驗了複雜的煩惱的人，越發會痛切地感到吧？不過，如果是個人的時候，倒也就此完了，如果是因自己一個人的進退而全體就無法收拾的時候，這逃避性就得招來更深刻的狀態了。

其顯著的一個例子，便是最近青年的有氣無力，對於時代的忍從情形。這些也有認爲是逃避現實的一種心理現象的理由。農村青年的緘默，固然已證明着這事，而帝大經濟部學生對於此次風潮（指因政府革除反法西斯主義的教授而起的風潮）所表示的態度，對不對姑且不論，總像叫人感到有什麼不能滿足，也正因此。

青年階層對於大時代的動向，不持有積極性，僅僅被動地袖手傍觀，這事比了有力的社會人的隱

避，遙爲具有悲痛的時代底，社會底陰翳。』

再有許多日本人，處於物質和精神上雙重的壓迫之下，很渴望着求得些感情上的安慰，以解脫因侵略戰而生的現實的痛苦，於是種種奇怪的宗教便應運而生了。這事據日本文部省（即教育部）宗教課長稻田氏在「讀賣新聞」上發表的談話，可以得到證明：

『這次的戰爭下，有種種的欺瞞宗教暗中活動，迷惑民心。這樣不正的宗教在戰時橫行的主要原因，不消說是在因戰爭而發生的社會不安及人心動搖。不過一部分也因為沒有事前取締，防患於未然的法律。在觸犯治安警察及刑法之前，一向不去管的，等到去管時，害毒已經流入社會了。因此，爲了要把冒牌宗教的害毒在其萌芽時就斬斷，并且爲了企圖正當宗教的「健全」發達，及產生適合「新時代」的「新宗教」，總之以對於宗教界注入「清新」的空氣爲目的，在這次議會裏提出了「宗教團體法案」』。

那末到過中國再回去的日本人——自然其中大部分是受了傷回去的，他們有着怎樣的傾向呢？本年五月五日「讀賣新聞」上有名爲「國民的傾向」的一篇小品文，裏面說：

『最近時常聽到有人說起從「大陸」回來的人，大部分都是悲觀論者。他們對於敵方（指中國）的宣傳，多少表示肯定。即日本軍所占領的，祇不過是綫與點，以及對於華中法幣攻擊之困難，宣撫工作

之無成績，關於日本人支配他民族的能力之可疑，英、蘇勢力之不可測知的壓力等等，祇是這些令人氣短的論調。

聽到這些消息的內地人是怎樣呢？——他們唯有作長嘆！他們的大部分，都希望對於事變的處理，愈快愈妙，因此對於較遠的期待，不能不表示失望。『這裏充分表示着他們對侵略戰的悲觀氣分。』

七 人口與體質

戰爭與人口，在侵略國家認為是根本的大問題。侵略就會發生戰爭，戰爭就要人口多。因為人口多，就有方法使軍隊數量擴大，使後備隊伍充足。這一套法西斯蒂的人口政策，早已為世界魔王希特勒，墨索里尼實行於德國與意國了。

日本這次侵華戰爭，到目前為止，連死亡帶傷病，至少總有八九十萬人，戰事還沒有結束哩！這個數目，與日俄戰爭時日軍傷亡十餘萬之巨的相較，那是大巫見小巫。因為人口不夠了，從事耕種的農村壯丁，不能不放下鋤頭去應徵，農產物大受影響（據最近日文各報登載，去年農產之生產，比以前大為減低）；一部曳引機（岡山縣幾個農村已採用曳引機以補勞力之不足），雖可代替數十人的勞動力，無如前方需要不斷的補充，仍使侵略國家人口感不足，不能不使其種種補救的辦法。

現在，日本厚生省決計新設一個「人口課」，專事研究，計劃並執行它的人口政策。本來厚生省社會局之下，設有一個「人口問題研究會」，這研究會曾網羅了關於人口問題各方面的權威，從事研究長期戰中人口動態，出生，死亡，淪陷區移民，農村青年之大量的離鄉，軍需工業與人口移動，人口集中於工業地帶，以及最後以多國產自誇的日本，生育率日見減低的原因等等問題。現在，這個專作理論探討的研究會，厚生省就把它擴大為人口課，進入於理論之實踐階段。那末，怎樣實行它的人口政策呢？還不是抄希特拉，墨索里尼的老文章：

實現結婚獎勵金制！

徵收獨身稅！

產兒三個以上的家族，政府應予以補助費！

可惜這政策含有許多顯著的矛盾：第一，因戰事，使國民經濟負擔加重，生活惡化，國民營養不足，若再結婚育兒，不但對於養活夫妻自身多負了一重經濟責任，同時，因經濟不裕，對於兒童營養，必成愛莫能助之勢，除非能實行兒童公育，然而事實又不可能；第二，政府雖有生育津貼費的辦法，但津貼究竟是一種津貼，它不會津貼到兒童的父母不須擔負一文錢的的經濟責任；第三，這又要化費政府一大筆經費，但經費又從那兒來呢？結果或使政府支付僅能維持僅係虛名的那麼小的津貼費，那末，做

父母和戰時嬰兒的不是更上它的當嗎？

並且這種政策即使有效果，但等到孩子生出來，到能夠作砲灰，至少得在二十年之後，這對於現在進行中的戰爭是遠水救不得近火。那末目前有作砲灰資格的日本壯丁的情形怎樣？可憐得很，日本的壯丁的體質有日益趨於衰弱的現象，據日本陸軍政治委員鎌田大佐在今年國會中的說明：『徵兵檢查時壯丁體格的實況，最便當是根據召集或免除兵役後丙種及丁種體格之多寡來判斷。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丙種及丁種體格人數，平均千人中約占二百五十名，以後至昭和六七年增加至三百五十名。昭和十年突破四百名，十一年亦有這樣數目。卽近十年來，不合格者竟至二倍之數。而且不合格者的標準，都是一定不變的，那末這不合格的増加，是絕對的現象了。自然，疾病及其他理由的不合格率，有最多增加的傾向。例如列在丙，丁體格的人，患肺病，肋膜炎的，一千名壯丁之中，明治卅二年時祇有二名，大正元年爲五名，大正十一年十八名，至昭和六年爲廿五名，昭和十三年（去年）實際止卅二名。卽與明治中葉時代相比，已達十數倍，就中都會壯丁的體格，比農村的子弟要低下許多。總之，這種傾向，實堪憂慮』云。這就是說，日本國內所剩的壯丁，不能當兵的人日益增多了。

二 文化

一 報紙是「謊話製造廠」

在侵略戰中日閥對付日本國內民衆，比什麼都重要的事，便是要「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使他們相信戰爭在絕對有利的情形中進展着，因為唯有這樣才得減少日本國民的厭戰情緒，而消弭國內發生革命的危機。日本政府的高壓和欺騙的「新聞統制」政策，便是在這種目的下產生的。新聞紙在一般文明國家的國民，本來是最重要的精神食糧，但是在現在的日本，却成了滿紙荒唐的謊話製造廠，使日本民衆墮在五里霧中，永遠看不到一點戰爭的真實報告。關於這種情形，美國人理理科說得很透切而饒有興味，下面便是他最近在美國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爲「日本民衆蒙在鼓裏」：

『我曾在「日本廣知報」當了三年的新聞記者，擔任過處理一切從中國來的戰爭新聞的特殊職務。經過這三年之後，回到美國又看到美國出版方面的比較自由，使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在日本時，有許多許多的新聞經過我的寫字檯，可是只有極少極少的一部分，勉強可以稱爲一種客觀的報道。

爲着種種理由（這無疑地是有心理學上的基礎的），一切法西斯獨裁以及準法西斯的國家，都覺得

任何有重要性的新聞，若不經過嚴密檢查，以確定其是否和政府觀點一致，便給民衆知道，那未免太輕率。倘若新聞並不和政府觀點一致，便必須憑空造出一個稱心如意的來，顯然地，只有用這種方法，政府才能使民衆莫明真相。

在美國，如果有這種情形，那末決計不能完全禁止相反的報道流進這國度裏來，因為許多備有無線電收音機的人可以收到加拿大，墨西哥，甚至歐洲和亞洲方面能播的消息。但是在日本，從別處收聽新聞，是不准的。雖然日本的中央廣播電台，每天照例「好意地」特爲南北美洲，南歐以及亞洲的東南部的聽衆，用各該地的語言，播送短波的節目，可是在日本國內，要是有人誰被發覺有收音機能夠從世界的其他部分收到同樣好意的播音時，那他便算犯了不可饒恕的罪。警察之窮究和沒收短波收音機是和他們窮究和沒收武器一樣起勁的。這種收音機的所有者必須坐牢或者繳納一千元的罰款，外國僑民也一樣不能免，最近便有半打的英美僑民和橫濱警察局打過交道。去年春天，有一個經營保險業的英國人被驅逐出境，理由之一就是這英國人的收音機，雖則曾經按照法律到日本無線電廣播協會去登記，却不會報告裏面有短波的裝置。甚至東京美國領事館員也感覺到使用短波收音機的困難，曾經有一個領事館的職員把他的收音機拿去修理，但當拿回來時，却發見超高度周波率線圈不翼而飛。向修理人辦交涉也毫無效果。因爲修理人硬說裏面不會裝有這一犯禁的部分。

無線電收音機的用處既然這樣不足輕重，而新聞供給的主要來源却只有「同盟通信社」一家。雖然政府人員被質問時，將會否認（事實上已有好幾次否認過），但無論如何，同盟社是完完全全在政府的支配下的。

同盟社是由許多較小的通信社合併而成的，而演變成這種組織，是由幾個政府機關，特別是由陸軍和海軍新聞班以及內閣情報部（日本的變態的宣傳部）加以「鼓勵」的。

同盟社自從在一九三六年，正式成爲唯一發送新聞的機關以來，便一直在內閣的這個部或那個部的支配下。偶然也有兩部聯合向它發命令的。例如：在東京和柏林簽訂了防共協定之後，陸軍和外交部立刻需要一種「好的報紙」時，便如此。在別的時候，它們却又互相對立着。例如，一九三七年七月在中國爆發戰爭時，便是這種情形。當時外交部努力想把這事變「平伏下去」，然而軍部却加緊煽動，以擴大事態。

同盟社的財源現在由約一百九十四家日本報紙以及日本無線電廣播協會和外交部共同供給。它的組織大抵是仿照美國合衆社的，雖然並不是各組成員都享有同樣的支配權。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系，和朝日新聞系，這兩者因爲在新聞業務上擁有特別鉅大的資金，所以在會議上比其餘較小的報紙享有更大的發言權。日本無線電廣播協會常用日語和外國語所播送的新聞都以同盟社的報告爲基礎，

對於同盟社的這些報告給以很大的報酬，也就以此爲交換條件，保持着對於同盟社的重要支配權。

最後，外交部還津貼同盟社錢，只是數目多少，並未公布。這條款也沒有記在決算表上，而且政府人員常常冷淡地否認這事實。然而每個日本報界的人都相信有這回事。一般都相信津貼費一年大約有二十五萬元。

實際上，這種情形結果完全扼殺了一切創造力和進步，而且尤其重要的，日本實際上沒有一座橋樑，可以把不利於政府的消息傳達到報紙上。

我所以用「實際上」這三個字，是因爲事實上較大都會的報紙當中，有幾家在日本的每個地方和許多外國的城市裏，擁有它們自己的通信員。例如，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系在中國的幾十個都市，日本本部以及紐約，華盛頓，舊金山，洛杉磯，西雅圖，倫敦，巴黎，柏林，羅馬和莫斯科等處就都有新聞記者，這種力量是可能供給它的報紙以任何事件的詳情的。然而爲要防止它這樣做，日本便頒布了一種極其精密的關於出版禁令的制度。

這種範圍廣闊的禁令中有一條是：「外交問題」若非由外交部發表文告，便不得加以報道或評論。

這一制度的嚴厲實施，使全日本有好幾星期完全不知道東京——柏林間關於防共協定的談判，雖然世界的其他部分早已熟知其事，而且在很自由地評論着。嗣後這同一制度又掩蔽了全世界對於這種盟約的普

遍的反感，因此，普通的日本讀者簡直絲毫不聽到國內外的批評。

同樣的禁令也運用在其他領域上。這麼一來，關於石油的輸入，金的輸出，或船艦的建造等，報紙都不能談起。居住日本的人們，想經常知道關於這類的事，便必須看華爾街日報或紐約太陽報，因為這兩者可以從美國方面得到這類的數字。這是各國共通的情形，特別是在戰時，報紙一點也不能刊載關於陸軍或海軍的動靜的消息，除非那消息是官廳發表的。例如，在七月裏，這種禁令便防止了報紙發表第一師團的一部分從中國回東京的話，雖則這事全東京都知道，東京車站前面的廣場上擁擠着歡呼喜踊的日本人，但報紙所能說的却祇是：『將近五萬人於昨夜聚集在某車站，歡迎鈴木部隊從某地回來。』

在美國顯然有一種普遍的印象，以為在日本，每個編輯室裏面都坐着一個檢查處的代表，其實這類小心提防是不必要的，因為日本的編輯人員充分知道什麼是他們所不能刊載的，而且他們也差不多或甚至完全不想規避禁令。唯一的例外是朝日新聞，它是日本最早的自由主義報紙，時時會刊載那末一件半件事，略微和官廳的說法不同。卽就「日本廣知報」的情形來說，因它是美國人編的英文報，照理是要被猜疑的，然而隨便你什麼時候進去看，是看不見受監視痕跡的。這秘密是在於日本所說的「自制」，其實拆穿了說，是因為害怕可能得到被暴力侵害的結果，而不得不遵守法律的。

關於這一點，「日本廣知報」便有確實的證據。那是在去年春天，當它揭載一篇巡遊漢口之後剛回東

京的一個德國女作家的訪問記的時候。那篇訪問記引用過她的一段話，說中國人對於修理日機空襲後的粵漢鐵路有着工作極其敏捷的組織；而且沿着鐵路線居住的中國人發現了一個新的收入來源，即收集炸彈的碎片，把它當作破銅爛鐵賣，每磅約值兩角。過了幾星期之後，這報館便得到了對於那篇訪問記的反響：有一家重要的商號向這報館施行恫嚇，說要取消雙方的廣告合同。他們一般的感覺是認為這家報紙趣味實在太貧弱，竟把中國人檢取每顆價值三十五元的炸彈，以一磅兩角的比例出賣的事拿來報告。這種傾向的另一個顯著的說明是：美國和日本對於外國批評所取的態度之間的不同。在東京，民間對於美國的感情是比較的好，報上也常常有友誼的表示。正因為並不被認做新聞，所以很少有報告電達美國。然而時常也有一兩家日本報紙非難起華盛頓來。對於這却是立刻就報告過去的。

然而，日本的態度却恰恰相反。當紐約泰晤士報對日本的行動的某方面，有不利的論述時，通信員是不耐煩把它報告一字到東京去的，因為他知道那裏的報紙沒有一家肯刊載非難的評論。可是，即使那最不足道的中部西半球日報對日本人的養花，說了一句好話，這話也會被逐字不漏報告到日本去的。

因為日本是在做照其他的反動政權——特別是德國——的辦法以組織它的新聞和宣傳的機關，所以這裏應該花一點工夫來比較其效果。不過精確的估量是困難的。從許多方面說來，出版自由在日本是已經壽終正寢，可是偶然也有記者公然責難政府的政策，甚至責難那對於新聞的嚴酷統制。常常會在一天

的早晨發見東京每家報館的社論一致非難法國或英國「干涉」中國。對於這，讀者差不多能夠在腦中摹想由軍部發出這種命令的情狀。

顯然地，日本的報紙事實上比德國或意大利的相當不受束縛。但放在英國所採取的較爲精明的方法旁邊一比，日本的禁令以及它的種種恐懼和顧忌，便覺得會令人窒息而死。簡單一句話，日本在檢查方面正和在許多其他問題方面一樣，是怪模怪樣地吊在高高的法西斯蒂的天和腳踏實地的德謨克克西的地之間，威廉亨利·張伯倫最近總括日本的情形，總括得非常恰當，他說：『在日本是留有恰夠容許一個偶然出現的記者說沒有出版自由的話的出版的自由。』

對於制度本身說了這許多話，那末它的效果呢？在中國的近二年的戰爭之後，日本貢獻了一個怎樣才能把新聞捏造得完全有利的例子。在這二年當中，就不曾有一次透露過日本軍隊正遭遇到比「散漫」的游擊隊或「瓦解」的中央軍所進行的更堅強的任何抵抗的消息。也從未提到日本的防守軍隊正於中國軍隊的反攻中被掃蕩着。更沒有一次說起這種對於侵略的抵抗，與其說是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強制人民，毋寧說是完全出於自動。此外還必須在這裏附說一句：向來沒有刊載過一行說到由於廣州，漢口以及其他中國城市的轟炸所引起的人類的苦難。

反之，滿紙是「勝利」，「勢如破竹的前進」，「巧妙的戰術」之類的自吹自擂的報告。經常刊載

故事和圖畫，說明流行於日本士兵和被其佔領的城市的居民之間的「親睦」感情。對於陸海空軍的「正確地」轟炸「軍事目標」，假設的兵工廠，鐵路，碼頭，倉庫和軍隊的集中等，極口稱讚。在報紙上，也不怕吹破了牛皮，總是把中日的死傷數目保持着約四十與一之比。一千個日本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曾經聽到過台兒莊這個名字。

老實人也許在猜想運回日本的在中國戰死的士兵的屍灰會使日本人民對於戰爭的結果感到幻滅。但事實上却起了相反的效果。因為數目報告得非常不正確，所以日本人對於他們的損失想像得極其小。當有一批裝滿屍灰的小小的匣子到達一個港口或駐屯軍隊的城市時，照例是祇有該處的地方新聞報告這件事的。至於所列舉的數目則是以官廳所發表的為根據的，不管它正確不正確。因為任何人，如果他企圖作一個仔細的對照，看是否數目相符，那他便可能被捕，所以軍隊的黑幕一時很少有遭受曝露的危險。快報之類時常是純然荒謬可笑。空戰常常被描寫成一篇無視戰術和自然法則的傑作，這裏面唯一重要成分便是日本飛行員的熟練和勇敢。

同盟社所不能或不願打破的一個習慣是：用什麼將被攻擊的某城預料隨時都可以陷落這一套話，來結束每一個戰報。這種期待時常不實現，因此，同盟社便不得不像最好的軍隊那麼巧妙地運用策略，把這煞風景的事遮掩起來。常常也簡捷了當地把問題完全攔開不談。

所佔有的被否認並非事實的訪問的百分比，似乎未免過高。差不多每個到日本首都遊歷的外國人都有過這麼一種經驗，即發見他被引用了他自己並沒說過，然而却又活龍活現極其詳細的談話，而且這談話常常是稱讚日本和它的「在東亞的地位」。有一個著名的通信員，曾經過阿比西尼亞戰爭，後來因為直言非難法西斯的戰術，而被驅逐出意大利，可是他却被日本報紙所稱譽，說什麼作為軍人和愛國者意大利人是如何何如可敬。

關於中國的戰爭，同盟社常常企圖向日本民衆證明一切不快的懷疑是完全無根據的。雖然並沒有誰曾公開承認南京於日本軍隊進城時發生過什麼非常的事件，可是同盟社却賊胆心虛疑神疑鬼，捏造了些苦心慘澹的答辯，以辯護日本的行爲。同時，關於「中國的宣傳」則常常給以惡意的中傷。

當外國的外交代表終於被允許再去巡游南京的時候，同盟社便開始了一連串對這些人的「獨佔的訪問」。據說，每人都輪流着改變了常態，否認任何財產曾被日人損害，却有無法無天的中國士兵掠奪的充足證據。日本人的勇敢和紀律常常被稱讚着。其實這些訪問完全是架空的东西，是專門捏造來使日本民衆相信他們的士兵並沒有犯罪的。

無疑地，整個欺騙宣傳和檢查政策的目的，是要使他們的國民確信他們的動機純正，而在中國勝利是舉手可得的。日本人被長久統馭慣了這一事實，使這工作比較容易做，而且沒有疑問的，人民百分之

九十在期待「東亞永久和平的早日建立」(再引用一句同盟社的話)顯然也有幾種意外的和非所望的結果，如那種令統治者惴惴不安的民衆對於整個戰局的不關心，便是其一。然而這事實上倒是對於同盟社的一種報答，因為它好幾個月都在告訴人民，說漢口陷落之後，一切日本軍隊所應做的將是「肅清不正的分子」。

二 書籍雜誌之類

但是日閱使「民衆蒙在鼓裏」的不僅是新聞紙方面，即使在書籍和雜誌方面也決不放鬆。日本國內在知識水準上比較屬於高級的一些國民，他們已很明白在國內所出書報上再也找不出戰爭的實際情形，和國際情勢的真實消息，所以渴望着能夠閱讀外國的書報，希望在那些上發見正確的事實。但是他們這種熱望，在日閱看來是奢侈的，不但奢侈，而且是危險的事，所以絕對禁止論述和報道戰爭的外國書報輸入。於是在日本，即使是知識份子也看不見戰事的真面目，始終在日閱的虛偽報道的空氣中窒息着。關於這點，在今年日本雜誌「日本評論」五月號所載「讀書界傾向的座談會」一文中，很可以看出日本知識階級的苦悶。下面便是其中的一節：

『三木清(哲學家) 最近政府對於西洋書報輸入的限制，相當嚴格，因此，什麼翻譯本的銷路特

別好啦；西書進口雖受嚴格限制，一般知識分子還是渴望着外國書冊啦，以及很想直接接觸國際文化情形等等，究竟什麼道理，請大家發表意見。

加田哲二（慶應大學教授） 這種情形在目前的確存在着。從前每年西書的輸入，約在六百萬圓左右，現在大受限制的影響，數量大減。就中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還能充分輸入，政治經濟有一部不在禁止之列的，得照舊輸入。最倒楣的是關於文化方面的書籍。總之，各方面都比從前減少許多。而在這種時候，讀西書的人特別增多，只要是新的西書或西洋雜誌，一陳列在書店的書架上，一霎時就被買光。這現象我認爲一般知識分子總喜歡把日本看作是世界的日本的關係吧。例如關於這次「事變」的解釋，不能僅僅解釋爲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應該要解釋爲世界的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才妥。誠如三木君對於「東亞協同體」的思想所說那樣，它從世界性這點說來，究以什麼爲基礎？同時外界對於它的輿論怎樣？在外國有什麼理論？以及對於日本究竟加以怎樣的批評？等等，是每個有頭腦的知識分子都知道的。這就是我們對於這次事變的世界性，非常要求着國際知識以爲解決的理由。而翻譯界對於國際性的出版物最有銷路，亦是基於這個原因吧！

辰野隆（帝國大學教授） 但目前爲政者連這必需的國際知識都不許國民享受，那真有些太過分了。

三木清 因受西書輸入限制的影響，讀書子買西書的錢，的確都投到買日本書上面去了。我個人買

西書時，找不到好書，就買一冊無聊的西書以過癮，但等到連無聊的西書都買不到的現在，我祇有把這筆錢去買日本書，這種傾向，恐怕不止我個人如此吧。

栗田確也（栗田書店老闆）去年七八月，買西書的人特別多。某學校方面，在東京神保町一帶的西書，差不多都給搜盡，真是，都是這樣渴望着西書。

辰野隆從「滿洲」方面來購西書的亦非常之多，在非常時期，一般知識分子似乎都想多知道些實際性的情形，這是不容置疑的傾向！」

最可笑的是，即使與侵略戰毫無關係的，向來被日本中等以上學校用作語學教本的西洋文學書，也都要禁止起來了。這事由日本報紙所載下面的一段記事，可以明白，那就是：『文部省（即教育部）爲求學生思想健全計，決定自今年四月起（新學年開始在每年四月），禁止高等學校（等於中國大學預科）及大學用涉及戀愛之教科書，故向來日本普遍採作英語教本，如哈代及高爾斯華綏等之作品，行將絕跡於教科書之分野矣。』

至於日本本國所出的書籍雜誌，當然更要嚴厲地施行檢查制度了。但是有一件好笑的事：去年在日本最著名的雜誌「中央公論」上居然登載了一篇「一個未死的兵」，這是一篇報告了在中國作戰時實地經驗悲慘情形的事實小說，登載後給了日本民衆極大的影響。後來中國也有了譯本。當時所以能登載出

來，不用說因為檢查官的糊塗。後來發覺了，不但把著者，並且把「中央公論」的編輯人也一共捉了去，結果都處了幾年的徒刑。

三 「肅學」的把戲

在學校方面，則儘量地施行「肅學」政策，所謂「肅學」，那便是肅清學校裏所有一切抱有不利於侵略戰爭的思想的教授，向來思想左傾的教授不必說了，即使一向抱着自由主義思想的教授也都在排斥之列。這種政策，尤其自從荒木就任了近衛內閣的文部大臣以來，格外嚴厲地進行。自從荒木大將於去年任文相以來，文部省教育方針，採取與以前迥然不同的姿態出現。從內容方面說，它的特點是法西主義化，從施政的手段方面說，它的特點是「肅學」狂。荒木文相接任後第一顆肅學彈是大內氏等全國各大學人民戰線派教授的檢舉，這結果，使全國大學教授，不足至三百數十名之多。肅學第二顆炸彈為東京帝大總長平賀大將對經濟學部的再建運動——（辭退一大批自由主義的教授）這事件，甚至被搬上國會上掀起了相當熱鬧的論戰。肅學第三顆炸彈則為大學高專新教授須經文部省「國家試驗」檢定。據「都新聞」所載：『文部省為盡量任用全能思想的教授起見，特命次官通知全國直轄學校：自今年四月新學期起，全國大學，高等學校新教授，須任用經文部當局檢定，認為合格的「國家教授」。本來各大

學，高專學校教授，在決定以前，應由學校當局，向文部省推薦何人適於教授資格，然後會合學校與文部省兩當局，共同檢討新教授的人物思想，是否合乎全體主義這一標準，如合這一法西量表，那末就算「國家教授」的合格者，學校就應聘用。這種經過「國家試驗」所產生的「國家教授」，自四月起就實行。這亦是荒木文相「提高」（即使法西主義意識形態化）教授素質的宿願之實現。這顆肅學第三彈，現正在引起全日本教育界的視聽。

至荒木的肅學的第四顆炸彈，則為講習會教師亦須由文部省當局決定。據「都新聞」載稱：為普及「正確」思想於廣大國民計，以後各公共團體學校等舉行講習會，協議會，懇談會時講師的派遣，應由教育當局選定全體主義優秀講師充任。這個通令，現在已經發出，着各地方長官照辦。本來講師的派遣，由各舉辦機關指定的，文部省當局祇是形式加以許可就是了。現在則荒木文相為圖國民教育根本「刷新」，就向講習會投出肅學第四彈。

日閔施行「肅學」政策的目的，無非要使全日本的學校裏的教員都成為擁護侵略戰的清一色的走狗。可是因為把教員大批革職的結果，竟使日本各大學大鬧其「教授飢饉」。內計東京帝大不足教授五十五名，助教授三十六名，京都帝大不足教授四十四名，助教三十七名，東北帝大不足教授十七名，助教二十八名，九州帝大不足教授二十九名，助教授二十三名，北海道帝大不足教授十三名，助教授二

十二名，大阪大學不足教授十一名助教授十六名。六大學合計教授不足一百六十九名，助教授一百六十二名，共爲三百三十一名。特別是自然科學方面教授更感缺乏。

日本的高級學校既然因當局的「肅學」狂而鬧着教授荒，不料最近全國小學校裏也鬧着同樣的情形。其原因：（一）因薪水太少，所以大批教師都改業投入工資較豐的軍需工場方面去。（二）應徵到前方參加作戰。本來，日本各地教育當局，每年分發師範學校畢業生時，總感到僧多粥少之苦，現在則所有存貨，不管好歹，統行出空，當然，這仍舊沒有根本解決「教師荒」的問題。於是各地方的教育當局，運用種種方法，集中於「填補教師不足數」上面去，計（一）開設教速成班，（二）應該退職的老教師仍繼續供職，（三）盡量錄用「代用教師」。而各地學校當局，因拉教師而起糾紛的，到處都有。

三 工 農

一 「軍需工人交運」是真的嗎

侵略戰發動以來，與戰爭沒有直接關係的許多工業的日益衰落，已是日本產業界非常普遍而顯著的現象。這些所謂「和平產業」因為無法維持原有的生產力，不住地把許多工人解雇，把他們推出工廠的大門外。但是一方面與戰爭有直接關係的軍需工廠，却大大地興盛，雖然不能把彷徨在街頭的失業工人全部容納，至少也可以收容一部分。這樣，軍需工廠便成了工人階級唯一傾心和競爭着的天堂。究竟是天堂？還是地獄？唯一足資準繩的便是工資多還是少，和工作時間長還是短的問題。關於軍需工人的工資問題，我們先看本年五月十三日日本報紙「都新聞」所載的消息：

『根據內閣統計局調查資料：「九一八」事變前即一九三三年，與中日戰爭第二年即一九三八年的工人實收工資相較（以金屬工業，機械器具製造業，造船業，運搬用具製造業，精巧工業四部門為基礎），大概每個工人實收工資，比一九三三年的要低下，而且一九三八年工資高低之差比三三年的也要大得很多。』

例如東京方面軍需工人實收工資平均率，一九三三年金屬工人爲二圓三角，機械工人二圓五角八分，造船運搬用具工人二圓七角七分，精巧工業工人二圓四角；而一九三八年的，則金屬工人爲一圓六角九分，機械工人一圓四角六分，造船運搬用具工人一圓六角一分，精巧工業工人一圓六角二分，可見其實收入低下情形的顯著。至大阪及其他各處的情形，大致相同。例外的如岩手，宮城，福島，以及福崗地方的金屬工人，及廣島，岡山地方的精巧工業工人的工資，確較以前爲高，但這是工人從輕工業部門轉入軍需工業部門所致。

另一方面，生活費之高騰，更減低了工人實收的工資。據內閣統計局的調查，工人生活費本年四月的與前年七月的相較，要增加一七・二％。這樣，所謂「軍需景氣」下的軍需工人，本是被世人及筆桿生活者謳歌爲時代之幸運兒的，實際上則是在實收工資低下與生活費高騰的夾擊之中。

這是證明着「軍需工人交紅運」是一個大大的謊，他們的工資比了戰前不但沒有增多，反而減低，同時更因爲戰事發生後物價的騰貴不已，他們的實際收入益形低落到了生活水準以下。

其次，關於他們的工作時間，平均每天工作須在十四小時左右，但是有時因爲日閥和軍需工廠老闆的強迫，甚至有連續工作至三十小時以上的事實，本年四月十日「大阪朝日新聞」所載一個軍需工人的報告，便是這個殘酷的事實的證明：

『各種軍需品工廠因爲時局關係，感勞力不足，於是強制工人作長時間制的服務，這縱然是事實上不得不如此，但是問題不是太深刻了，不能輕輕看過嗎？眼前就有東京的本年度工廠災害比上年同期增加了一倍，而且這種災害一般說來，在小工廠尤其發生得多。因爲越是小工廠，勞動強化越厲害。照我的體驗，在一個月中，被課以連續三十小時以上的勞動，平均有三次，平常則從早上七點鐘直做到夜裏九點半，休息時間祇有中飯後三十分鐘和晚飯後十五分鐘而已。

這樣下去實在受不了，要是兩三個月工夫好歹還可以支持，如果繼續一年以上，腦子便非弄壞不可。譬如我從鄉下到大阪來並沒有多久，可是腦子已經不中用，常常放了東西却忘記了所放的地方。以相當頑健自豪的我的身體，現在體重已減輕了兩貫（每貫一百兩）的樣子，實在可怕。』

二 一個工人的自白

這裏是一個日本工人名叫生田修的一篇血淚的生活報告，他是侵略戰爭發生後才踏進工廠，把他飽嘗了的奴隸似的生活發表在日本著名的雜誌「中央公論」五月號上，下面便是他的原文的全譯：

『一走上荒川的河壩上，人便幾乎要給暴風雨颳走。身上的西服從膝部以下全都濕透了，鞋裏儲滿了水，簡直就像在水中走路的样子。在我的前面，祇有兩三個青年扭歪着身體避着風走着。大概是和我

一樣要到 R. Konzern 的工廠去的吧。漲滿着黃水的荒川對岸，可以看得見像鎔鐵爐似的鐵的圓柱林立着。這種風景鞭撻着我的動輒要沮喪的心。我歪斜着身體，用力地邁進，想趕上走在前面的那幾個青年。

是中日「事變」爆發了後兩個月，即昭和十二年九月三十日的事。我下了決心，要和以前所過的三
四流雜誌和新聞的記者這種塵芥一樣的生活訣別，做一名工人。我當時自願淪落為工人的心情，或許是
主觀的也未可知。朋友有的懷疑着說：『能幹得長久嗎？』有的好意地鼓勵了我。

當天早上五點鐘起床之後，便跑到這事先曾給我面洽通知的荒川河邊的 R 工場來。把通知書從門衛
那裏換了一塊一百七十三號的號牌，於是我便走進改成臨時應接室的膳廳裏。在那裏我簡直吃驚了。雖
上午八時這個指定時間還有一些工夫，可是膳廳已經滿座了，連坐的椅子都沒有，招募名額祇是一百
名，而且又是這樣的風雨。我心理斷定應募的人必然很少，也就因為這樣才來的。記得我當時曾無可奈
何地為自己的過分樂觀而悲哀，有好一會工夫儘盯着那寫着「一百七十三」的號牌。

跟着時間的經過，應募的人一直增加起來。終於擠得膳廳裏面連站的地方也沒有。一個雜役模樣的
老公公搬來了椅子，放在房簷底下給我們坐。『這樣的天氣，辛苦你們了』，這位老公公對應募的人們
說。我也在不知不覺之間習慣於場裏的空氣，終於和周圍的青年們交談起來。

到了九點鐘的樣子，考試還不開始，有的青年大聲嚷着說：『要我們等到什麼時候呢？』快到十點

鐘的時候，容易才四五人一批四五人一批地叫了出去，被叫出去的青年們一回來，人們便把他們圍住，打聽情形，『問些什麼話？』『工錢多少？』『不是當場決定的嗎？』『到了中午的樣子，大體的情形，大家也就知道了。一天工資約一元一角五分，每天五時起工，預備住寄宿舍的人和住近處的人，大抵當場決定採用與否，其他則說是要在一星期內通知。

『什麼？不是當場決定的嗎？』『一塊一角半這一點點錢，做得下去嗎？』『說這種話的人佔大部分。』『下這樣的大雨，真是晦氣！』也有人這麼說着回去了。我在肚裏左盤右算着，一天一元一角半，一個月有多少，和老婆兩個人靠這能不能生活，於是乎我逐漸不安起來了。

『一個月可以拿到多少錢？』我問旁邊的一個青年。他答道：『約摸三十塊錢的樣子。』『到處都是這樣的嗎？』我更進一步的問。他說：『我昨天去的那個地方，說要給一塊八角錢，叫我今天去。不過今天立刻就去，會被他們認爲我中意這工資，並且路也有點兒遠。』在周圍的三四個青年聽到這話，便集攏來，問道：『那是在什麼地方？』我旁邊的那個青年從懷裏摸出一張名片，說：『就是這地方。我會過這傢伙，說是廠長哩。我問他，他說不要緊，工作好像很容易。』我連忙把那名片上的名字記在簿子上。周圍的人也同樣在記着。好容易到了下午三點鐘光景，我的口頭試驗才完了。完了後我便和號頭在一淘的兩個青年走出了R工廠。那兩個青年，一個是鐘表店的工匠，說是要在工廠做工，積下錢，

將來開鐘表店；另一個說是在某製紙廠做工，但是因工錢少，並且是日夜調班，身體吃不消，所以在找着比較好的地方。走過了荒川的橋之後，我便和這兩人分別，跑進了那附近的豆湯店，借了筆，寫好履歷書，跳上電車。

就就這樣從荒川到蒲田來。我因為地頭不熟，待到找到了日本××股份公司的時候，已經五點多鐘了。我到傳達處，提那張名片的名字，問：『坂下先生在嗎？』對方說：『坂下先生不在，有什麼事？』我說我實在是來求職的。於是被帶到事務室的一隅用屏風隔開來的桌子前面。在那裏，我被簡單地採用了。一天工資最初是一元一角半。我因為期望落了空，有點兒失望，不過心裏想，如果祇限於最初的話，就忍耐着吧。對方告訴我道：『你的身體粗大，就去運轉鑄造機吧。』對於這話，我相當快活。『鑄造機的運轉』——是一句多麼有機械學的氣味的話呀！

我和十個新被僱用的工人一起從事初次的勞動，那是我所夢想的鑄造機的運轉。然而，說到這鑄造機的運轉，與其說是使用機械，毋寧說是使用原始式工具的激烈的肉體勞動。那是約二尺見方四五尺高的簡單機械。每部機械配置着四個人。站在後面的那個人把鐵柄一旋轉，鑄模子上半都便往上升，於是他把石綿做的袋子放進了下半部的一個直徑約一寸的洞裏，同時大聲喊道：「洗澡水！」被稱為「洗澡

水」的漢子使用勺子在工廠中央的浴鐵爐裏打了一勺子的「洗澡水」——鋼精的溶液——來，倒在那個洞裏，登時管鐵柄的漢子便把鑄模子的上部放下來，這時站在左右的兩個人飛快地在那上面安上了鐵鉞起重機，一收緊，立刻在旁邊拿起了木板做的盾牌，把身子躲進盾牌後面，同時吆喝道：「呀！」於是——一直舉着有七八尺長的鐵棒在等着的人，使喝聲「嘿！」用渾身力量把那鐵棒高高地砸了下來，多餘的鋼精溶液受到鐵棒的可怕的壓力，從鑄模子的底下兩半的細縫中噴射出來，濺在盾牌上。就這樣成了一個防毒面具的口罩。

頭一天我是管鐵棒的。把七八貫（每貫一百兩）重的鐵棒舉上放下。放下來時，如果放得不好，壓力便不夠，溶液不能流進鑄模子裏面去。每遇到這樣的情形，其他的便突然向我大聲怒吼：『混帳東西！』有的說：『一個三分錢哩！混蛋！』說這話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祇有一點鐘的工夫，我便已弄得精疲力竭。噴出來的溶液常常打在盾牌上，反跳過來，濺到我的身上。粘在身上的終於冒差烟蝕進肉裏。一看，每個工人的工作服都是襤褸褸的，滿是燒破的洞。我一面爲恐怖而戰慄着，一面繼續舉着鐵棒，直到中午，終於無論如何也受不了，求他們讓我管鐵柄。雖然如此，我還是因爲是生手，工作和其餘的熟練的人的不能合拍，不能不老是被他們「不要拉絲！混蛋！」地怒罵着。五點鐘的汽笛響了後走出工廠時，我便在路上軟癱癱地坐了下來。脚任怎麼樣也站不起來。我悔恨得禁不住要哭出來，

不管我是這末大的年紀的人。但是，不曉得爲什麼緣故，却流不出眼淚來。

第二天早上，雖然給老婆扶着試想要爬起來看看，可是，不光是兩條腿，就是手臂也動彈不得。然而，我非到工廠去不可。爲了十六元的房租和老婆跟我兩人的飯米。

熱心地把聽診器按在我的背上的醫生說：『似乎有水泡聲，回去稍爲靜養再來怎麼樣？位置替你保留着』。我覺得好像被推進失望的深淵。付出一切犧牲而幹下來的一切努力，歸於烏有了。更糟糕的是：從第二天起不做工休養的餘力在那裏呢？不是失掉一切才得到旋盤工這一頭銜嗎？我於是半哀求地對那醫生說：『先生，四五天前我受醫生診察過一次，據說沒有這種事。如果有水泡聲，便非受適當的治療和休養不可，所以可以不可以請你再好好地診一次看看？』對於我這失禮的話，醫生也不見怪，從新把聽診器按在我的背上，然後說：『今天就通過吧。如果做起工來，弄壞了，要馬上到我這裏來。』

這樣，我做了工人祇五個月，便做起大工廠的旋盤工來了。

有一天，我在「旋盤工養成所」時的一個先生問我得到多少工錢。我說一角八分（每小時）。他說：「還算好哩。老工人也不過是一角九分到兩角」。我問道：「但是，做包工的吧？」他說：「包工

就是拚命地包也是拿不到六角以上的。「我在心裏計算一看，說：「做三百個鐘頭的工，可以得到一百八十塊錢哩。」可是這位老先生却說：「唔，拿得到這麼多的錢，在這工廠裏還不到十個人哩。其實一個人也祇能拿一百四五十元。」話是這樣的：我非經過半年以上不能做包工，不過我的工資比較上算是好。做了三百個鐘頭的工，還不到六十元。我的認爲可以拿得到八九十元的想法，不消說，祇是從「旋盤工好」這種世上的風傳來的夢想罷了。最了不起的人，做了三百個鐘頭的工，至多也祇能得到一百四五十元，這可就和世上的話相差頗遠了。而且三百個鐘頭這個勞動時間也決不是什麼容易的事。加之，正常工資又祇有一角九分到兩角。工作繁忙的時候，雖然靠包工制度好歹多少有些收入，但是命運是註定總有一天必然會變成祇限於正常工資的。我對自己所抱的幻想和世上的風傳，甚至感覺到一種憤慨。

又有一天，一個在這工廠做了二十年之久的老旋盤工懷念過去道：「從前不用這麼忙也可以拿到許多錢，可是現在却祇是忙，拿不到什麼錢。」其後不久，這位老工人，因爲他所完成的製品有二十個（工資四十餘元）受到加工不良的鑑定，把檢查員的腦袋敲破了，結果給歇了工。照這工廠的規矩，加工不良的話，不但拿不到工錢，並且要付出一成的原料費，作爲罰款。因此，加工不良在工人是一個大問題。而且，就老工人這次的情形來說，在這以前那種尺寸一向是被認良品而被通過的，而這次却受到

不良的鑑定，他的毆打檢查員實在也怪不得。這類事在爲一公釐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而爭執的工廠工作上，是常常會發生的問題。

這樣，不到兩個月的功夫，正在得到新的經驗的當兒，突然那個水泡聲把我弄倒了。不管我怎麼樣地蹣手頓腳，總歸沒有用。我是不得不在貧困和希望的挫折的痛苦中，忍耐着躺下了。

來探問我的病的工廠同事，把工廠所發生的各色各樣的事件告訴了我。

和我們一起進廠的某君也是因爲肺病躺倒了；叫做××的最有本事的工人被歇了工了；接着，本事的工人都一個一個地被歇了工。有一次，我又聽他們說，××和××兩個同一組裏的工人都生肺病死掉了；又說，我們的一組，因爲是在換氣和光線條件最壞的工廠中央，所以每年一定要出三四個犧牲者。

又有一次，叫做××的同事滿臉紫着綳帶來訪問我。據說是細菌從面跑進了進去的緣故。我忽然想起，恐怕是起因於工廠所用的沒有消毒的墊子（破布做的）。這位同事攔開自己的事不談，而談起他今天到醫務室去的時候所知道的事件。

據說，健康保險合作社裏的一個叫做××的醫生，服務得很長久，在工人中名聲也很好，却以薪水過高和對於病人藥費收得「太貴」的理由，被革了職。

我從短短的期間的工廠生活中所得到的一切經驗，在這裏歸納起來，可以說是赤裸裸地表現了工廠的特徵。

戰時的工廠工人，在包工制度和長時間勞動底下，暴露於災害和疾病中，而且連有良心的醫療都不充分。工人如果尋求略為好一點兒待遇，想移轉到別的工廠去，便被公司認為不法的行爲，不准辭職。我們工人並不是徒然追求高工資而工作的人，企業家自己是負有大半的責任的。

「產業戰士」這一個有名譽的稱號，在企業資本家的面前，實際上是變成了勞動強化的工具。」由於實收工資的減落和勞動的過度，其必然的結果便是罷工事件的增加，據本年四月九日「大阪朝日新聞」所載：『因為物價暴漲和勞動過度的關係，工人感受到生活的威脅和痛苦，時有罷工事件發生，光是今年一月至二月一個月間，全國罷工事件便有一百三十六件之多，和去年同期比較起來，罷工人數增加，規模擴大。當中要求增加工資的佔全罷工件數的大半（其餘罷工事件的原因如何，該報並未說明），比去年同期增加二十三件。又說失業工人有二十三萬餘人。不過上述數字還是根據厚生省的官廳統計。』這也就很可以明白侵略戰下日本工人的動態了。

三 農民的「外快」與肥料恐慌

大規模的侵略戰爭開始以來，日本農村中的壯丁不絕地被強迫到中國來作戰，而年輕的婦女，有的因爲經濟的目的，接踵地跑到都市去找職業，以替代男子負擔全家的經濟；有的因爲非經濟的動機，尤其因爲農村已消失了她們婚姻的對象，不得不上都市來找尋一個丈夫。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現在日本的農村幾乎成了「養老院」。那裏有田地而沒有人去耕作，於是所謂「勞動恐慌」便成爲日本農村普遍的現象，但是瘋狂的法西斯軍人却充耳不聞，反而加緊對農村的壓迫，要留在農村的僅有的一些農民必須做種種擁護侵略戰爭的工作，於是日本農民益發叫苦連天了。這裏有本年三月七日「讀賣新聞」所載一個農民對於政府所發動的各種集會的怨言，他這樣說着：

「這也許是當局深思熟慮的結果吧，何況我也想到在戰時底下，我們農民的情形是不該輕輕地洩漏出來的，然而這在農民的生活上却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馬虎過去的事，所以敢請當局者想一想。

我所說的就是「事變」後更加像雨後春筍般簇生着，此後可預想其會再陸續出現的各種團，會，組合等。都市如何，不得而知，但現在我們農村裏面，這一類的組織，一時想起來的也就有十五種之多。中堅的勞動力都送到戰場上去了，留下來看家的我們，又担负着上述那種重擔，而且各種演講，講習，實地指導，常會，印刷，傳單，調查，稟報等接連不斷，差不多完全沒有自己的時間。

平時利用冬季的期間，編織種種草鞋，鞍擔，養蠶用具等，而吊在屋裏的人家，現在是壓根兒就看

不到。這便是我們的實情。因此，也就無怪增爾計劃啦，什麼啦，硬要我們實行，然而其實，却是有翻天倒海的本領也無法實行一絲半毫。

這樣，大地是瘦下去了，人力是消耗下去了。如果連這點也用長期戰下的克己心之類的話來搪塞，那我們也就無語可說了。

所謂統制是在怎樣的一種情形底下使用的字眼，我們不知道，但是在重負底下快要透不過氣來的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沒有清爽地吹進來的統制之風嗎？』

由上面看來，可知本已因戰事而感到「勞動不足」的日本農村，日閑還要叫他們做種種支持侵略戰的工作，其結果，當然是日本農村的勞動力益發感到缺乏，這樣下去，誰能保證日本的農田不完全還元為一片白地呢？

可是戰時日本農料，不但感到勞動力的缺乏，同時與勞動力同樣為農業生產上重要原素的肥料，也大鬧着恐慌。在這裏我們引用今年的日本雜誌「革新」四月號所載「日本肥料問題」中的一段吧：

『在「事變」爆發後第三年的本年日本肥料界，已不能不說是極端惡化，而離窒息祇差一步了。

被認為到去年底為止可以自給的硫氮，雖有增產法的制定，但毫無效果，增產計劃無法照預定進行。原有工廠也因為在冬季裏面老是天晴，雨水缺乏，電力界陷於近年罕有的渴水狀態，火力發電所雖

全部運轉，也還是發生電力的不足，各硫氨製造公司的生產都減低了一成的樣子。可是今年却因爲預料可以自給，已決定不從外國輸入，這樣，供給不足也就成爲既定的事實了。石灰窒素大體上也陷於同樣的狀態。過磷酸因爲作爲原料的磷礦石，有百分之八十非從外國輸入不可，所以放在貿易統制的支配下，去年得到了財政當局的諒解，預料輸入量大致和前年相同，然而事實上，前年輸入了一百萬噸，去年却不過五十五六萬噸而已，因此，生產量也就跟着減少下去。磷質肥料因投機盛行，商人屯貨居奇，雖有公定價格，零買市價仍暴漲百分之八十。去年加里鹽的輸入——加里鹽全部都由外國輸入——是十五萬噸，因前年尙有一些剩下來，所以多少得以緩和一點，然而去年却沒有剩餘留給今年，前途實是悲觀。

用以補充這些主要肥料的有機質肥料的市場尤其惡化，魚製肥料因前年以來北海道青魚漁況不好，青魚渣等由大前年的七萬兩千噸減到前年的兩萬兩千噸，而去年更激減到祇有八九千噸。而且鯤魚渣更減得厲害，在去年一年中，一下子竟激減了三十二萬噸。至於豆餅，雖說滿洲大豆豐收，但因爲水的缺乏，生產減少，更因爲運輸不圓活，致使入口貨減少。農林省因預想到此後肥料會不足，在去年曾計劃增產自給的肥料，並和帝國農會系的農會協力獎勵，然而，在勞力不足，馬匹又減少的現在，成績終於不佳。

在這些肥料當中，最感不足的過磷酸和加里鹽是不能不靠輸入的，但這在物資動員計劃成立以前，却無法決定方針。固然物資動員計劃也曾決定了自去年年底到今年三月爲止的輸入額，然而這也祇決定輸入磷礦石二十萬噸，加里鹽三萬五千噸（請求許可的數量的一半）而已，關係重大的春季施肥期以後的輸入額並沒決定，因而現在也無法決定如何分配給農村，然而在農村却已經在忙於麥的加肥，而且種稻的準備也已到了非開始進行不可的時候，而夏季農忙期的準備也一刻比一刻切迫起來。加之，政府雖在去年年底宣布要在今年一月起實施分配制，但是因爲商人方面的反對，終於延緩實施。照現在的情形看來，似乎要實施臨時配合肥料制度，對於私人製造配合肥料的禁止則改至六月裏實行，而分配的實施即延至八月裏。然而分配制延緩實施，反而在分配上起了壞影響，因爲在這過渡時期中，必然發生的現象，是不用單純肥料而預先購買這種配合肥料蓄藏起來的傾向一定會極其顯著，更因預想到本年度有機質肥料的供給減少，屯貨居奇的現象定會顯得厲害，此後施肥上的障礙，正在農產物的收穫上投下巨大的暗影。』

四 農村是「悲慘世界」

在這樣幾重壓迫之下的日本農村裏，沒有笑，沒有太陽，有的是飢饉和眼淚。在一個日本農民松本

昇所作「沒落的故鄉」中，可以看到戰時日本農村是怎樣一幅悲慘的圖畫：

『去年因爲舍弟被召入伍，我曾帶着「不孝子的面孔」，踏進了一別八年的故鄉。各種銘刻於少年時代的對於故鄉的潛在意識，使得現在成爲大人的我的心緒極端惡劣。

孜孜不倦地勞動着的國寶——農民，已經死了。積極地想打開農村疲弊的難關的那種村會議員的困苦掙扎，在那裏也看不到了。農夫也已經沒有那種不讓田園受到惡草的禍害的熱情。他們未嘗不清楚知道田地蔓延着惡草是不行的，然而他們却不事先預防，讓牠長出來。祇是採取着「惡草既然長出來了，沒法子，祇得把牠除掉」的主義。這是一種多麼陰暗的姿態呵。然而這也有緣故的，因爲不管怎樣操作仍舊是不會有什麼希望的，多出力也不過多給債主拿了去罷了，這已經成爲一種常識。不是沒有拚着命做這種於自己並沒有絲毫好處的事的必要嗎？

也許因爲土地比東北部地方稍爲肥沃，認爲光是吃還可以混到的緣故吧，總之，故鄉農夫的上述那種想法，並不是我的筆端的誇張，而是排在眼前的事實。

映進我的眼簾的還不祇是這種業已成爲常識的農村姿態而已。

自從「滿洲事變」以來，重工業的繁榮，把農村子弟驅進了都市的軍需工業中。在我的故鄉，青年
的雄壯的姿容是已經看不見了。反之，姑娘却很多。農村社會的男女數目的均衡，已在這轉換期被破壞

淨盡了。現在已經可以覺察到快要踏上人生悲劇的第一步了。

在我的故鄉當中已經沒有「笑」了。已經沒有希望和理想，祇有陰沈。

故鄉的這種昏暗，不消說不是靠理論或別的什麼所能簡單解決得了的吧。農村裏面，指導者是死了的。到底我的故鄉要到那裏去呢？有人說，日本的革新要從農村做起。建國三千年的機構——這裏面的黑暗陰沉的姿態老在我的腦海裏來回着。愛好鄉土的日本人——我，看到故鄉的這種景象，不能不對於日本的前途感到了無限的不安。』

上面的還祇是戰時日本一般農村的情形，至於平時即以貧瘠著稱的日本東北部的農民和漁民的慘狀，更有叫人咋舌的呢。下面便是日本的一個新聞記者名叫下村千秋的實地視察了東北部農村漁村後所作的報告：

『日本東北部的農山漁村的生活慘到怎樣的程度呢？老實說，是文化之類的字眼在這一帶任何地方都不能適用的一種生活，是和原始生活相差無幾的生活，那種生活，不知道的人簡直連想像都想像不到。

先從盛岡乘火車向北到山間去看一看吧。那裏積雪達一尺多厚，可是小孩子却穿着破破爛爛不能蔽體的衣服，脚上祇穿着破橡皮套鞋，也沒有襪子。女孩子穿着祇能包住前面腿脛的紅布裙子，這簡直和

台灣的生蕃沒有兩樣。據說他們大多數一個月都沒有洗過一次澡，手脚也難得洗一兩次，渾身變成了白虱的窩巢。大部分都患沙眼皮膚病，而且極端營養不良。

女人和小孩子等，看去不能不令人聯想到身圍樹皮和草葉的原始人。至於他們住的房子，則到處可以看到和北海道土人的窩棚毫無二致的小屋。我曾看到朝鮮的農家和鷄棚一樣大小的很多，但這地方和牠完全一樣的也着實不少。就是比這稍爲大一點的房子，也祇是一種單棟的，伸手可以碰到屋簷的東西，房間則漆黑一團。房間用木板或稻草隔開，旁邊就是馬棚，所以一到夏天蚊蚋成羣結隊地打旋，白虱和跳蚤大隊翻騰着，整年不斷。食物方面，粟，稗和馬鈴薯是主要食品，那裏面攪進一點點的米。馬鈴薯之類，是吃的取出澱粉之後的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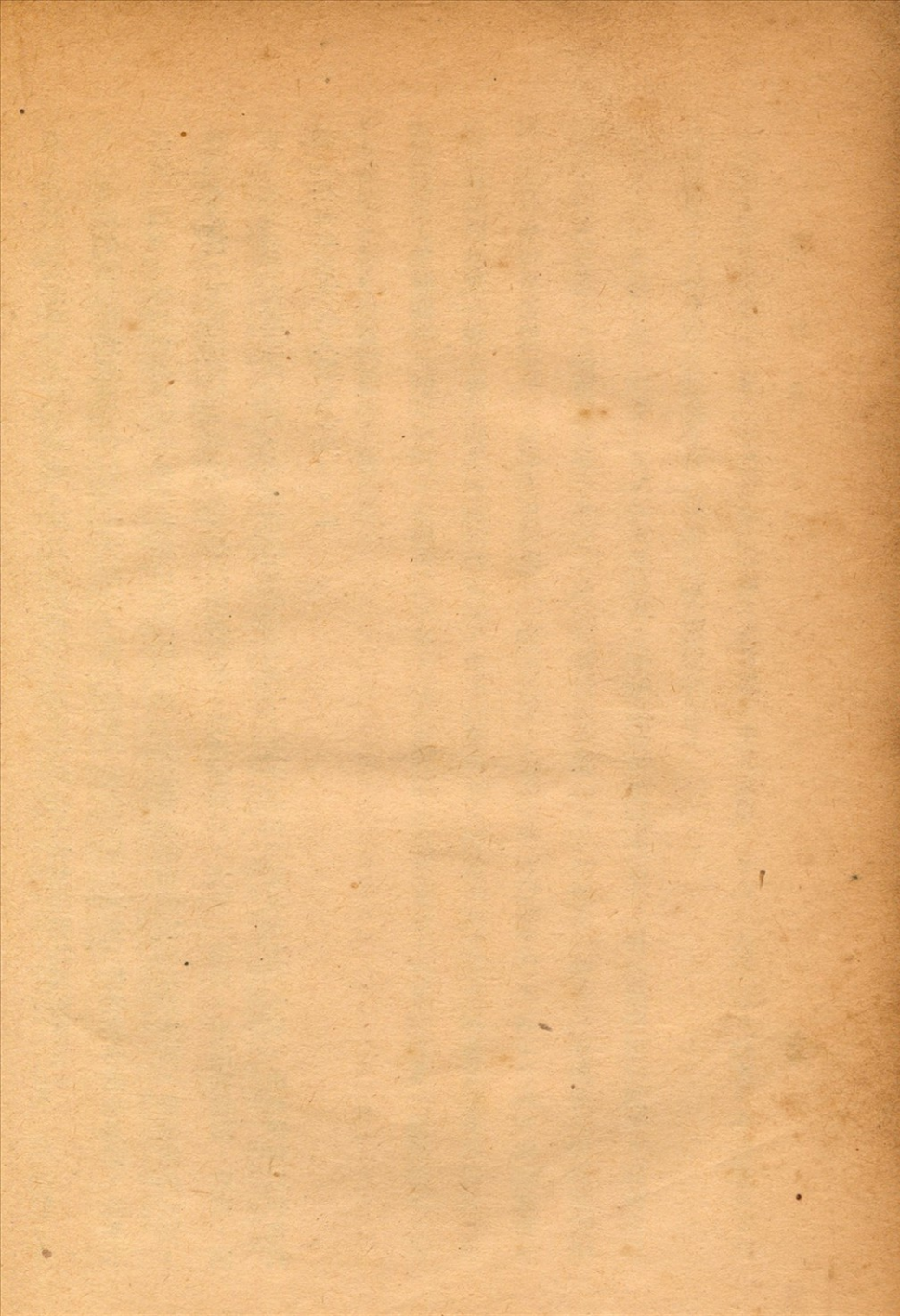
北津輕到西津輕的海邊漁村也和這些地方不相上下，在這裏，據說可以稱被窩的東西一條也沒有的
人家相當地多。這些人都睡在稻草裏。

這個地方，乳兒幼兒的死亡率也很高，僅次於下北和上北地方，同時多產這一點也和下北上北一樣，可以算日本第一。生產率和死亡率這樣高，也就是表示其生活之原始性。

結婚年齡，普通是女的十五六歲，男的十七八歲。據說最近稍爲提高，女的十六七歲，男的約二十

歲，然而這還是野蠻人式的早婚。而且結婚前的所謂處女却在生着私生兒的部落也有。

各縣的當局說最近賣女兒的事大大減少，甚至說幾乎完全消滅，其實，據我在各處的見聞，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們賣身的順序多半是在出家門的時候，先在當地的市鎮或到東京方面，做富家的女僕，幾個月之後，再實行賣掉，所以當局是沒法調查的。西邊從神戶，大阪一帶起，東邊和橫濱，東京，關東，北邊自北海道至庫頁島，各都市的私娼窟的女子，大半是出自東北地方的女兒，由此便可以想像得到現在每年出來的人數有多少了。』



四 婦 女

日本婦女在侵華戰爭中究竟得到一些什麼呢？——不幸，悲哀，淒涼，生活苦，眼淚！

與日俄戰爭時母勉其子，妻勵其夫的情形完全相反。當時送出征的女子不作興哭一聲，流眼淚好像不是莫大羞恥。現在則在歡送「出征」軍人時，不是歡送，而是悲送，是哭送；因為那時候，流淚，嗚咽，啜泣是送者與被送者兩方的共同點。御用法西婦女團體如大日本國防婦人會等，看到這種情形，覺得影響於出征軍人的作戰意志太大，便不時向婦女大眾宣傳說：『讓老年人去送子弟出征吧，年輕的婦女們應在家裏專心養育子女與料理家務』。這其用意，乃在阻止年青妻子去打消丈夫戰爭情緒，而認為老年人有過去日俄戰爭時的昂激情緒殘留着，對子出征，總能作幾句勉勵話吧。

每個青年妻子，在無可奈何之中，祇有替出征的丈夫縫「千人針」與向神廟求「護身符」，祈禱神明保佑她的丈夫能平安歸來。比較積極的女性，就組織索夫團向當局要丈夫，或是成羣的睡在軌道上，阻止出征軍人的車輛。這些故事，想為一般所熟知的吧。

因了兒子丈夫之出征，生產無人，經濟大受打擊，生活為艱，假定有百萬壯丁出征，那末就有一百

萬家庭，一百萬女子要蒙到這種損害了。

一百萬的出征軍人中，陣亡的當在三四十萬之數，那麼在二年餘的戰爭中，就造成了三四十萬的未亡人，三四十萬的 Broken heart 的未亡人！這些穿着喪服的未亡人，首先是感覺到一切都完了。一家的經濟責任，不能不掛着眼淚擔負起來，雖然能領到幾個遺族扶助費，夠什麼用？——這是她們在侵略戰中的所得。

因物資總動員計劃的關係，消費生活資料減少，再加上物品稅的增加，物價便飛也似地騰漲：衣著類也漲上三成多，主要食品也增價不少，柴與木炭漲上二三成，砂糖，味噌（豆醬），牙膏，肥皂都漲得老高，連兒童上學用的文具紙張，及玩具等都因原料缺乏，在飛漲着，總之，做戰事下的主婦，有如在火線上的戰士一樣緊張。

戰事使日本男女人口失去了平衡，女子人口的過剩現象，已非常顯著，據日本報載，僅東京一處，有二十萬待嫁的少女，都在暗暗地悲嘆着「何處去找郎」。各處婚姻介紹所，滿是去托終身大事的少女，然而何曾有一個青年來上介紹所呢？老實說，少女們若是發見鄰家有青年，那早就被她包圍去了。總之，除了一切結婚可能機會以外，剩下的還有二十萬少女，鬧着很兇的婚姻恐慌。這樣一個戰時社會問題，當局是怎樣來補救辦法呢？他們舉辦幾所「新娘訓練所」（同時亦發動各法西婦女團體舉行「新

娘講習會」)，在短時間內灌輸一些在國外應如何爲「國家」服務，如何幫助「皇軍」等等一套法西斯魔法，然後「滿洲」一萬，南美五千……向國外組織移民家庭，當然，這祇能解決一部分女性的結婚問題，若以東京二十萬的無婚少女爲準，全國至少有一百萬少女找不到結婚的對象吧。

戰事使日本農村愈趨窮乏化。男的爲出征，爲做軍需工業而離村，那是想得到的現象，但年青的鄉下姑娘，爲了家庭經濟窮迫，加上都市霓虹燈的誘惑，竟亦迫使她們一羣又一羣地背着笨重的包裹，從都市的大門——火車站，土頭土腦的向着都市的街頭彷徨了。可憐的是這些彷徨在街頭的少女們，既不能記帳，亦拿不起算盤，更臨不到她做打字機姑娘，所以要想做一個事務員或女店員，她們還是沒有資格。她們的出路：下女與纖維女工，然而下女不是一個廣大出路，纖維女工在和平產業倒楣的時候，不會增招，這就使她們老在街頭流浪，不知幾時才能臨到她們有工做。

因農村勞働力之不足，亦有部分強健的少女，執住犁梢，跟在牲口後面，耕吓耕地做着農村勞働者。這種現象，是政府極端希望擴展開去的。無如農業在日本一向是做工業之犧牲品的，農村青年對於脫離農業生產，都求之不得，現在要農村少女去接替這門無大出息的工作，那就是說代替農村青年去受地主壓迫下的活罪。

在破產的農村中還有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就是把自己女兒的身體，出租給都市的人肉市場。做父

母的爲了維持全家最低限度的飢餓生活，最後便把自己的愛女租給花柳界的營業者，爲期大約三五年，租金大約數百元，做父母的一次或分次的拿到租金後，就把人生最寶貴的女兒的少女期，整個交給租者，任憑租者要她去做藝妓也好，做下等妓女也好，派到「滿洲」去也好，開發到蘇州杭州等淪陷區域去也好，總之，任租者把這個少女的肉體怎樣賣，賣到什麼地方去，做父母的絕對沒有過問的權利。只有等到期滿後，才能看到中了鉛毒，生了一身惡瘡，並結核，腎臟等症的病女。日本人真有些奇怪，凡是他們勢力所及的地方，第一件就是建立賣淫機關，好在農村在加緊破產中，這種來源當然不成問題。然而這是多麼悽慘的一幅日本農村少女圖呀！

破產農村中的少女之又一出路爲纖維工業的女工。這亦是用契約來租定的。工廠的事務員選定體格強健的少女後，就與她父母訂立契約，言定期限（二年或三年），工資。然後父母得向廠方預支工資。但這女工若中途離廠，就要貼相當損失費。這種女工生活，據「女工哀史」（日本有名的報告文學）中所說，期滿後大概都變成二三期肺結核患者。工廠待遇之惡劣，與設備之不完全，可見一斑。

因爲勞働力不足，重工業部門亦就有採用女工之傾向。據東京警視廳工場課之報告，在特定四十五個機械工廠中勞働的女工，達一萬三千名。她們一樣做着機械工，盤旋工，車床工，研磨工……，其效率並沒有與男工兩樣。有種工作像捲線工作，檢查工作及其他動作簡單的工作，女工的成績，絕非男

工所能追及。不過她們與男工處在同一條件之下，對於健康方面，受到相當妨礙。據調查女工因疾病而請假三天以上者，其數量遠在男工之上。其主要原因在勞働時間過長與勞動過分強化。此外最豈有之理的是女工工資比男工要低許多。以同樣的工作效率而拿到較低的報酬，軍需資本家就在女工身上直接剝取超利潤了。

總之，在戰事下的日本婦女臉上，找不出她們一絲笑容的。她們祇是用憂慮，悲哀，生活苦，眼淚結成她們整個戰時生活。爲了追求一種安慰，戰事下的日本婦女間流行一種吸紙烟的風氣。同時信仰宗教，迷信星相，心靈術等之衆多，更是她們在人生的彼岸找尋安慰的辦法吧。厲害的是侵略者的當局，他們利用婦女們這一弱點，便召集一批星相家，加以訓練，通過他們的手，來麻醉並鼓勵她們頹唐之心。法西斯軍閥是戰爭製造者，法西斯軍閥亦是巧妙的魔術家，大騙子！

一 脫離了家鄉

日本鄉村的女子，自從發動侵略戰以來，脫離鄉村往都市去的數目一天增多一天，這裏有東京文理科大學教授名叫野尻最近所作的調查報告可以證明。最近離村女子所以日益增多的原因，據他說有經濟的和非經濟的兩種動機，前者指鄉村女子爲了負擔家庭經濟必須離開家鄉，後者是說爲了找尋結婚的對

象等等。並且他指出以經濟原因而離村的佔絕對多數。就因經濟原因而離村的說，試想她們爲什麼必須獨自承擔家庭經濟的重負？無疑地，因爲她們的爸爸，丈夫，兄弟，都已被徵召到中國作砲灰，家庭的重担便須落在她們的肩頭。就非經濟的原因說，試問她們爲什麼不能在鄉村中找個丈夫，必須跑到都市，甚至以所謂「大陸新娘」的名義被派到外國去？無疑地，也爲着同樣的原因，鄉村已成了「女人國」，「養老院」，「孤兒院」了，那里還能找到如意的郎君？

現在我們試看野尻所作事實的報告吧：

『本篇不過是從我目下正在嘗試中的農民離鄉實地調查的結果所檢到的關於拋棄鄉村而去的鄉下姑娘的素描而已。

在神奈川縣的名山——「大山」的登山口，有一個市鎮，叫伊勢原鎮。離這裏約六里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個山鄉，叫做T村，戶數約六百戶，堪稱縣內中庸村莊的代表。我把這個村莊全部調查之後，發見村裏的處女離開自己的村莊而到比較繁華的附近小鎮去的，比青年男子得多。所以就無怪這個村莊的新娘感到相當的不足。那末從什麼地方去找補呢？經調查一看，知道隣近有一比T村更加冷落而偏僻的村莊，便從這地方來了許多新娘。後來又在小鎮上打聽，這小鎮的姑娘却又向更繁華而臨着東海道的大中市移動過去。

所以鄉村的姑娘恰像雌蛾追逐着霓虹燈光那樣，拋棄故鄉，從深山到山村，從山村到小鎮，一直追逐着比較繁華的城市。T村因爲有一連串的深山裏的村莊在她的後面，所以幸而用不着悲嘆新娘不足，然而把新娘的來源一步步地追溯上去，人跡稀疏的窮鄉僻壤，新娘的來源自然是枯竭了的。

從東京新宿乘火車，到臨着桂河的上野原車站下車，再從沿着谷河的窄小山路走上去，有一個周圍山脈重疊，一條交通道路也沒有的荒涼山村，叫做S村。這裏因爲後面再沒有更偏僻村莊可以送新娘進來，實在可以算做新娘來源枯竭的村莊的代表。

的確，這個村莊裏看不到姑娘，要成立女子青年團或處女會也無法成立。她們從十歲到十四歲的少女時代起，便都陸續離開村莊他去。這樣，村裏的處女都離開村莊而去，那末悲嘆沒有媳婦的鰥夫想必相當多吧，我這麼想着，在村裏挨戶訪問一看，倒也和別的村莊沒有什麼兩樣。原來在悲嘆沒有新娘之前，村裏的青年男子也早已跟着離鄉而去的姑娘，把故鄉拋在背後陸續地到城市裏去了。

使鄉村青年的血液沸騰的鄉下姑娘，一個個從鄉村跑到市鎮而消逝了影子，無疑地是會給予鄉村的男子們以一抹類似院子裏梅蕾被人折了去時的心境的淡淡的哀愁的。

把離開鄉村的姑娘的去向，就其和故鄉的距離看來，大抵都比男子靠近故鄉。遠離鄉村的都市，姑娘的移動比較的少。就是能夠夠住到這種距離遠的地方的，也大抵不是富裕鄉村的女子，便是村裏上層

的姑娘們。向故鄉附近的小鎮或大都市移動，是下層的姑娘們所能得到的唯一找職業的地方。其所以如此，大概是因爲這種靠近故鄉的小鎮，比較能迅速地把對於人的需要傳到鄉村去，而且在小鎮的就職地方，就職條件沒有遙遠的大都市那末嚴格，又不需要交通的費用的緣故吧。

在鄉村把離開故鄉的鄉村姑娘的職業調查一看，可以看到女僕和女工以及一些女店員，女事務員，打字員，收生婆，看護婦和女教師這種所謂自由職業，而佔最多數的是女僕和女工的職業。再到出女僕和女工的家裏探問一看，做女僕的就是上中的家庭也很多，至於女工，則無論那個村莊，愈是下層的家庭愈多。由此可知女僕和女工的出身是有一定的階級的差別的。

女教師，女事務員，收生婆，看護婦之類的自由職業恰和女工相反，屬於上等家庭的多。所以越是富裕的村莊，自由職業者越多，越是貧窮的村莊，做女工的越多。中庸的村莊則在這兩種職業之間，即多出女僕。

離家的鄉村姑娘當中，做女招待，歌妓，娼妓以及墜入淪落的深淵的，在神奈川縣和山梨縣這些比較靠近東京的地方的村中，祇有幾個人，而以出賣女兒有名的東北部青森縣的漁村則非常之多。去年夏天，我在青森縣境面臨着太平洋的上北半島的一個漁村裏和面臨着日本海的津輕半島的一個漁村裏，各逗留過幾天工夫，其間曾訪問過各漁戶。在魚臭燻天破得不像樣的破屋子裏，聽得母親們談她們的墜入

淪落的深淵中的女兒的身世時，不覺使我感傷起來。

就草間八十雄先生的東京歌妓和私娼的前身調查看來，歌妓的前身多半是女僕，娼妓和私娼的前身則多半是女工。所以可以說，即使離開鄉村的姑娘們立刻便沈入這種賣笑的深淵裏去的數目屬於少數，然而作爲女僕和女工生活的下場，而沈入這種深淵中的，爲數決不在少。多半由貧窮農家出身的女工之註定到了末了非墮落爲娼妓私娼不可的命運，實是可悲。

現在來看看從鄉村往外嫁出去的姑娘的離鄉情形。說是鄉村的處女嫌惡農民，才離開故鄉去尋求都會繁華的刺激的吧，然而也不盡然。願嫁給農村青年的勤謹姑娘是有的。不過這却因村莊而不同，就富裕的村莊調查一看，這種姑娘約佔十分之四。其餘的十分之六則嫁給商工業以及其他農業以外的人。然而，一看這十分之四的姑娘嫁給農家的新娘的出身，却多半是比較的好家庭的處女。鄉下嫁娶有一定的風俗，他們在門當戶對啦，嫁粧多少啦，這類的講究上面，負有傳統的重担。不能像嫁給城市的職員那樣，把一些便服裝在柳條箱裏，便可以舒舒服服地嫁出去。從鄉村嫁到鄉村的鄉下婚姻買賣祇見於比較上層的家庭中，由此證明了結婚的經濟因素的潛在，更因此證明了離開鄉村，嫁到都市的職員家裏去的女子，不能一概認爲仰慕都會繁華的輕薄女子。

鄉下姑娘的離開鄉村，若僅僅解釋由於追慕霓虹燈的幻影的少女心理的輕浮，那未免太不知道少女

的心理了。拋棄年老的父母，拋棄令人依戀的故鄉，遮掩着眼淚，而被驅上都市的街頭的少女，想也不在少數吧。

離鄉而去的動機決不是單純的。本人的意思和家庭的理由不一定是一致的，兩三種動機結合起來的場合也很不少。現在把這些動機當中最列舉出來，並大別爲三類如下：（一）家務的經濟關係上不得不如此，或爲補助家計起見而出此，換一句話說，由於家庭的直接的經濟動機；（二）家庭或職業的學習，出嫁的準備，即直接方面是起因於離鄉者自己之對於較好生活的探求，間接方面是起因於村裏或家裏的經濟狀況；（三）對於農民生活的嫌惡，或鄉村生活不稱意，或家庭的不和，或祇是對於朋友的模倣，即出自非經濟的社會心理的動機。其中以經濟原因而離村的佔絕對多數。

匯錢到家裏的人數，女工和飲食店女招待比女僕多，而且所匯的錢也多，由此可以明白爲什麼比起女僕來女工多是貧窮村莊和一鄉中的下層家庭的女兒，而她們之更進一步淪落爲近於賣笑的飲食店女招待的物質上的意味，也可以由這匯款額看出來。

這種總計起來數目應該相當巨大的匯款，若僅僅解釋做女兒快樂樂地匯給故鄉的父母，以作爲安樂之資，那就陷於極其膚淺的觀察了。在鄉村，每家都因負着極大的債務，弄的無法翻身。因租稅的滯繳，衙門的催促非常急。更因佃租的滯繳，地主的催促也非常嚴厲，由此也就很可以明白姑娘們匯到家

裏的錢是有着怎樣的性質了。出賣了嬌嫩的勞動，用眼淚和汗血獲得的匯款，無非對於永遠無法清還的欠款的利息以及一家生活的逐日的虧空，略盡彌補之責而已，這是我挨戶調查所切實知道的實情。這種充滿着辛酸的大量匯款，竟非使軟弱的街頭的處女担任不可，這裏面實有根本的問題在。

離鄉的姑娘們之經過血的苦鬥所獲得的匯往故鄉的款項背後，是在如何蹂躪其實貴的母體的新芽，已是用不着再說的事實。金澤醫科大學的古屋博士，曾調查過介於北陸的溫泉市鎮之間的農村，結果指出了一件可怕的事實：因出外做活的關係，這些村莊居民的死亡率，竟達世界文明國的十倍以上。就是作者本人於訪問鄉村時，也遭遇到許多的「女工哀史」，往往弄得不流眼淚便離開不了她們的家。

我曾訪問過山梨縣境一個貧窮村莊的一所破屋子，看到一個眼睛幾乎病瞎了的老頭子單獨坐在一間陰慘的房間裏，地板上祇鋪着粗蓆子。在傍邊的地板上，躺着他的長女，因為害瘡癆病。問起來，知道這女兒爲要醫治父親的長年眼病起見，曾到東京的一家工場去做女工，經過了四年的女工生活之後，終於病倒了，已經在這近於瞎子的老父傍邊，臥病了一年半之久。她的今年十六歲的一個弟弟也異樣地咳嗽着，現在蒼白的面孔，毫無生氣。支持一家糊口的，祇有今年十八歲的妹妹一個人。這位姑娘爲要得到比紡織工場略爲多一點的工錢，現在正離開故鄉，到一個鐵絲網工場做女工去，不管村裏人在說到鐵

絲綢工場一定會害肺病。

靠近青森縣津輕半島北端的漁村裏，現在有一百幾十名的女工離開鄉村，遠遠地到大阪以及岐阜縣的紡織工場去做活。當中生病受傷，現在回到村裏來的有八個，這八個裏面，有六個明明是害着癆病。漁村生活的悲慘樣子，更不能和農村相比。回鄉臥病的姑娘們，絲毫不能得到特別的藥餌和榮養，祇不過在日常生活中臥病而已。而且村裏的人們多半毫無知識，因而和衛生觀念等無緣，於是這些姑娘便形成了把癆病傳給他們的泉源。面臨着日本海的怒濤的空氣清淨的漁村，現在正在逐步陷入可怕的中。終於要變成祇担负養活在城市裏受傷害的殘廢者和老人的任務的養老院。這末一來，把有銳氣的青年送到都市去的事，以及有益於國家的發展的人口之增加，便都會逐漸變得沒有希望了。

因此，離鄉而去的姑娘的問題，應該不僅是鄉村的問題，而且是有關一國前途的國家的大問題。」

二 女教師充數

在戰事影響之下，廣大的日本青年羣衆，不是被徵到戰場上去，就是去參加軍需工業的生產。小學教師因而放下教鞭的，大有人在。以教育第二代國民爲志而投考師範學校的男生們，也驟形減少。還有因兵役法的修正，教師入營期間，與普通一樣，要十足兩年。由於這些種種關係全國小學教師，竟至不

足兩千五百餘之多。文部省爲填補男教師之不足，愈益增加女教師的人數。本來以女子作教師，尤其是小學校的教師，原沒有什麼不合理。據某一學者的主張，社會上最適宜於做教師的，爲社會的，審美的 Type。所謂社會的，係指能尊重他人的美點，同時爲他人而願犧牲自己的，充滿着愛的人；所謂審美的，係指用銳敏的直觀，以感得他人的情境，個性的人。能認識兒童的個性，並使其充分發展，這才不愧爲一好教師。日本女子能合乎這一條件的，爲數當在不少數。但是日本女子教育的水準，要比男子放低許多。因爲日本傳統的思想，認爲女子的教條，應該是賢妻良母。這種落伍的封建的意識形態就被歷代的文部大臣奉爲金科玉律，永遠把日本女性放在時代錯誤之中。在這種歷史的社會的環境之下，日本的女教師注定了兩個缺點：一是學力的低下，另一是不能不担負起家庭一切細碎職務。因爲學力的低下，所以日本女教師，做高年級主任教師的非常之少。同時日本的女教師亦是家庭的主婦，從廚房哲學開始，一直到育兒，事親，應酬，丈夫的領帶，「正宗」酒（日人做丈夫的都有飲酒的習慣）等等家庭內大小上下事情，全部責成主婦管的，這點是與外國女教師完全不同的地方（至少外國女教師不需要担任這樣細瑣的家庭雜務），同時，亦影響到她的學力，不能像男教師之可以埋頭專攻，因此要比不上男教師。

仗儘營打，男教師儘管給送去當砲灰，學校似乎不能停辦，至少還得撐持一下場面，所以即使女教師不適任，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也只好搭搭漿了。其造就女教師的辦法，便是叫僅有的

因是日本兵士在中國戰場上雖然變成殘廢而還能苟全了性命回國的，畢竟是極少數，何況事實上有一部比較開明的日本少女，任憑日閥說得怎樣「冠冕堂皇」，可是要把一生的幸福託給一個折臂，蹺脚，瞎子，甚至四肢全沒有的祇剩冬瓜似的胸體的傷兵，覺得還是獨身的好。

但是居然會上日閥宣傳的釣鉤，肯嫁給一個殘廢的傷兵的日本女子，也確有其人。她們大都是性慾飢饉的老處女，或則是經濟上沒有辦法，想靠着傷兵的撫卹費過一生的人，更有一些是當真相信日閥的欺騙，認為嫁給傷兵是一樁「光榮」的事的愚闇的女子。這樣，在日閥方面固然是達到了他們特殊的目的，那就是爲了補充在中國戰場上死去的數十萬青年，叫她們嫁給傷兵生產小國民，可是年輕的女子却從此造成了終身的悲劇。這里，我們來引用日本報紙「大阪朝日新聞」所載的一段消息，證明日本女子怎樣上了日閥的當吧：

「當小畑女士主持的「受傷軍人結婚相談所」，設立以來還只二十多天，新娘的報名者已有六十幾個人。她們究竟經過了怎樣的內心的鬥爭，才下了這樣的一大「愛國」決心，小畑女士這樣說着：

「其中有一個，父親是軍人，在戰場上戰死了，遺下三個女兒，這次是她們底母親來報名的。母親說，要嫁給沒有一隻手或一隻脚的軍人，這些報名者一定很多吧，可是要嫁給成了瞎子的，報名的人數大概很少的，所以如果有盲軍人的候補者時，請給我底女兒介紹吧。」

這到底是母親底意思還是女兒底意思，我寫了信去問過，結果，知道女兒也同意的，說是幫助最不幸的軍人，才是後方婦女的「責任」。

再有一個，是神戶地方的侍女。她每天晚上十點光景作完了主人家裏的事，已來過三次了。她說，願意做受傷軍人底手與足，照顧他底一生，雖然不懂事的我，能不能照顧却不知道，但是願意努力做去，并且除了「爲國」犧牲的受傷軍人以外，我不願嫁的。

我就對她說，像你這樣的人，好一點的地方也可以嫁，不要想錯了。又對她說，嫁給受傷軍人，不會比嫁給健康的人幸福。又說，爲國「盡力」的地方多着，嫁給受傷軍人，不一定是唯一的方法。最後又對她說，如果只爲了一時的衝動，以後不能持久的話，將使「名譽」的軍人遭受離婚的「不名譽」和麻煩的。

但是她說，這是我仔細思慮後的決心，不是一時的興奮和衝動。和缺一隻手的人共同居住，生活的不自由，這點我是很知道的。毋庸爲了那隻不自由的手，把我底兩手都獻上。

我最後問她，你自己雖然是這樣決心，但是家裏的意見怎樣？

於是她拿出父親底信來，那上面寫着「你既想到這步了，就由你去嫁吧」，父母也是同意女兒的。所以知道這并不是她由於一時的興奮，而是相當有「覺悟」的」。

四 新「女工哀史」

大多數中下階級的日本年輕女子，既然找不到結婚的對象，而又不得不負擔家庭的經濟，在性慾和食慾雙重壓迫下的她們，唯一的出路便是拚命去找尋職業。但是去當女教師吧，當公司職員吧，因為需要相當的資格和才幹，同時這種位置本不多，早已擠得滿滿了，很難有插足的餘地。去當女招待吧，也需要某種特殊的本領和半賣淫的「犧牲精神」，並且面孔長得不怎麼漂亮的便休想能進去。餘下，能走的路子，不是去作娼妓，便是去作女工了。作妓女，或則不是多數女子願意幹的，那末唯一的出路，唯有去進工廠作女工了。然而能進的工廠，也只限於軍需工業方面的，那就是每天和鋼鐵，槍砲，火藥等等爲伍的笨重而危險的工作。本來，適宜於女工所作的，應當是纖維工業之類的所謂輕工業，但是在戰爭中日本的輕工業是顯著地衰落了，這是因爲日閥的生產力集中於軍需方面的結果，因此，這些稱爲「和平產業」的輕工業工廠，甚至連本來的工人還得陸續解雇，更不用說想新進去了。

但是軍需工業却正需要大批的工人，尤其他們歡迎的是女工，因爲對女工可以給較低的工錢，可是能夠強迫她們作和男子同樣長時間的勞動。據日本報紙所載，軍需工廠裏工人的工作時間，平均每天達十四小時以上，甚至有連續工作至三十小時以上的事實，實在說，這已不是什麼工廠，簡直是活地

獄，男工尙且不能支持，試想一般體力比男子差的女工怎麼吃得消？什麼「文明國家八小時工作制」啦，顧憐工人的「工廠法」啦，在現在瘋狂的日閥和黑心的軍需工業資本家，早已不是他們的字典裏的語彙了。但是可憐的日本女工，不勉強忍受這種生命的一寸一尺的宰割，又待怎麼辦呢？她們的父兄遠在中國戰場上，或則已成爲骨灰而作了「沉默的凱旋」，要是她們不勉強工作，家庭的經濟誰負擔？自己明天的麵包又怎麼辦？

那末這些女工這樣沒命地工作着，其結果怎麼樣？將會是日本國家之福嗎？我們且看日本「中外商業新報」所載的一段記事，是日本勞動科學研究所的桐原葆見博士的談話：

「日本因軍需工廠之增設，勞動力的大感不足，各工廠於是有採用女工以補充之者。據各重工業工廠的報告，女工的工作成績，並不亞於男工，則以後各重工業之採用女工，當更趨增多無疑。

婦女勞働者的年齡，大部分是高等小學畢業女生，即十六歲至十八歲爲最多，其中女子中學畢業的也不少，這批女學校出身的新女工，都希望做一個機器工人。工作的範圍，較從前當廣得多。在現在，凡是男子能做的工作，如旋盤工，機械工，研磨工，以及檢查，記錄，調整等工作，她們都一樣能做。而且就效能方面來說，不論時間的效能，與不良品發生度，男女工並無任何區別。至若機械工作以外的捲線作業檢查，及其他簡單的重複工作，因女子感受性強而銳敏，對工作亦較忠實，忍耐力亦較強，其

成績有非男工所能及者。不過這裏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不能不使我們擔憂。就是女性和男性在同一勞働條件之下勞働，女工的體質，生理條件等一定會受到相當障礙。至在重工業工廠勞働的女工，結婚後妊娠與產兒究蒙何種程度的影響，現雖尚無具體研究，但據紡織女工爲例，就業後二三個月間，生理上多少起一種變化。而且她們結婚後的成績，產兒率都非常低下，乳兒死亡率亦增高。因此推想到重工業工廠的女工，她們所受的影響，當更要嚴重。何況事實上日本在目前勞働時間之延長，與勞働強化，及工作姿勢，狀態之忽視，已使女工多患感冒，胃腸病，腳氣，結核，月經不調。這樣至少使她們體質下降，而影響於她們的妊娠率無疑。爲實現人口政策，提高女工體質水準計，改善勞働條件與實行休假制度，實爲必要之圖。』

本來日本女子的死亡率比西洋任何國家爲高，日本醫學博士荻原在今年三日一日的「讀賣新聞」上這樣說着：

『依普通說來，人的亡死率，以未滿一歲的嬰孩爲最高，十歲左右爲最低，此後便隨年齡的長大而增高。不過無論在什麼年齡的死亡率，普通都以女子較男子爲低，歐美便是如此。可是日本女子的死亡曲線，在十四歲至四十歲的所謂盛年時代，較男子的死亡率爲高。

這是日本女子表現在死亡曲線上的可憐的特性，其原因在什麼地方？雖然不能簡單地說，可是大體

說來，對於育產的知識及診療的不充分，一般衛生觀念的低劣，以及食品的惡劣等，是主要的原因。」
死亡率原已非常高的日本女子，現在對於軍需工業的女工又這樣地加緊摧殘，無非越發努力趕她們早一天進坟墓，豈但是僅僅影響到妊娠率就完了呢？

五 主婦也難做

世界上沒有一國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像日本那麼厲害的。國家不容許她們有參政權，也不容許她們受和男子同等的教育，日本的女子，好像天生成只能做「家主婆」的。日本社會對她們要求的，是家政，是婦道，總之是要她們作丈夫的奴隸，作子女的僕役，此外便沒有她們的份了。但是侵略戰發生後，日用品高漲，家計費增加，這結果，使牠們有難乎其爲主婦的實情，下面是「大阪朝日新聞」所載的記事，我們看了就以明白的。

『做一個戰事下的日本主婦，不是一回容易的事情。你看：吃的，穿的，用的，一切的一切，不是飛一樣的騰貴着嗎？主婦不是一個可以辭去的職務，難做亦得要做，咬緊牙根的做。戰事下的一個家庭主婦，必須與戰綫上的戰士有一樣緊張的心。』

物價實在貴得太厲害，就衣服一項而說，絨布比戰前要貴八九・〇%，嗶嘰貴三〇・二%，毛絲綸

貴二二·七%，普通布疋貴二一·四%，平均起來，衣服材料要貴到三〇%以上。政府對此雖加以價格上的統制，暫時有效，過後無用，而且「不正」賣買之跳梁，非經濟警察所能肅清。

絲織品之昂貴，已打破各種騰貴率的紀錄。本來照國策上的規定，生絲是專銷美國的重要輸出品，現在因受了好萊塢女明星「罷穿」真絲襪的打擊，照例在國內應該是要跌價的。又為增加生絲輸出量計，在國策上是獎勵本國人採用代用品——人造絹的。然人造絹除了「不耐久」以外，尚有許多缺點，結局，從經濟眼看來，不如用既美麗，又耐穿的絹織物較為便宜。這樣因一般的需要增加，價格就自然飛漲到物價統制機關不能不趕快定出「公價」的程度。

此外衣着類中如皮鞋亦騰漲不少，與戰前相較，要騰貴五三·四%，其直接原因，在於受皮革統制的影響。襪子貴到四六·八%，直接原因為原料（棉）騰貴。木屐增到二九·八%，因為桐樹是從中國輸入的，目下因戰事關係，來源杜絕，故而騰貴。

上面是衣着類騰貴的情形。現在要談到光熱費方面情形。日本家庭所用到的燃料為柴·炭·煤三種，這三種的騰貴率，柴為二五·二%，炭為三七·五，煤為二八·六%。木炭與柴，主要的在於農山村勞力不足，因此產量大受影響，同時運費漲價亦一原因。至木炭之所以特別騰貴，其特殊原因在於木炭汽車之增加，又就勞力方面說，產生一件木炭的手續，要比產生柴麻煩得多，這亦是妨礙木炭生產

的原因之一。煤則是軍需工業所不可少的燃料，需要廣大，價自騰貴。

就育兒教育費項來說，學校用具如各種紙張的騰貴率，爲自一〇・〇%至五六・五%，鉛筆爲一八・四%。紙張騰貴的原因爲原料缺乏。教育費祇有學費一項沒有變動，其餘什麼都在漲價。玩具漲價亦相當高，像金屬類橡皮類的玩具，根本不准製造，其價格上漲自是意中事。總之，物價在無情地增加，主婦們當非用全副精神來對付，來計劃，整個家庭，許會鬧出悲劇來呢。』

五 孩子們

戰區或淪陷區的兒童們是最可憐不過了。轟炸，殺害，擄掠……迫使他們不能不跟着父母逃難避災，從這裏到那裏，他們的保護人會被強盜們奪去（不管是失散或是被殺死），而且他們的小性命，就同在風雨飄搖中一樣，時常有被犧牲之可能。

但戰爭給予日本的兒童，亦不是幸福，而是不幸。

最近，日本不是在鬧着消費生產不足，物價騰貴，因而國民體質低下等問題嗎？那末，首當其衝的，當然是日本兒童的營養問題。戰事下的日本母性，爲不得不緊縮全家用途起見，把與兒童身體發育有關的最低限度的營養食料，亦在節約之列，這正是造成全日本兒童營養不良的大原因。

兩年來的戰爭，日軍戰死的至少在數十萬人以上，這不僅失去了日本兒童的數十萬以上的父親，同時且斷絕了各該家庭經濟來源。本來要養成一個孩子長大成人，在身心二方應受父母雙方保護養育之下，才能有健全的發育，現在父親被戰爭奪去了，在算式上他的保養就要減去二分之一。但在實際上則不止一半，至少他的母親要在悲痛的情緒中過其未亡人的生活，那末這一半對於兒童精神上的影響，亦

不會是好的一方面的。而且因經濟來源之斷絕，更給兒童們以直接的打擊。上海日文「大陸新報」曾載有父親（長野籐市上等兵）戰死，母親病死，遺下子女五名，（最大十四五歲）照顧無人，糧食亦盡，這一羣孤兒，除相互抱着號哭以外，別無他法，鄰近聞者，莫不酸鼻，現村人爲組織長野家遺族扶助會以保護之云。則像長野家孤兒那樣悲慘的兒童，當不在少數吧。

爲開發九十億軍事費的財源，石渡財相曾把糖類亦列入主要增稅物品之中。糖的消費主體是兒童，兒童與糖是最容易被聯想在一起的具有非常密切之關係的。而且糖是兒童重要營養料之一，沒有糖，生理上所必需的加羅里 Calorie 的來源就成問題。現在，政府對於糖類課以重稅。那末，什麼牛奶糖，水菓糖，滋養糖，餅干，蜜餞等供兒童食用的糖果，不能不在漲價之例，這不是直接在妨礙兒童吃糖的權利，間接在損害兒童身心的健康嗎？在法西統治之下，「兒童本位」政策已被消滅於不知不覺之中了，然另一方面爲便於收攬失地人心計，曾把大量的牛奶糖水菓之類，通過「宣撫班」之手，向新占領區的兒童撒布，以示其侵略者之「恩」。這裏更可證明法西魔王的心目中，只有侵略，沒有「兒童」，即是拚命獎勵國民生育，其目的也祇在供將來做砲灰的一念，這是很明顯的。

因爲消費資料的缺乏與騰貴，影響到他們的衣着與文具方面的供給，日益不易。戰時日本小學生，不穿襪子，不備運動衣帽，已是一般趨向。而每個家長，對於子女的學用品，都在選着破墨與壞筆買，

因為這種文具的價格，要比完整的賤一半或一大半。此外教科書及其他學用品，有接用老學生用過之舊書或舊物者，這種風氣，最近為各學校所提倡着，且美其名曰「學用品 relay」。

玩具在兒童的「宇宙觀」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然這次新稅中，玩具亦被課以重稅，那末，兒童的遊戲與娛樂的權利，就要蒙到很大的妨礙了。而且像金屬製與橡皮製的玩具，都在被禁之列（因金屬與橡皮都為軍需材料），這更縮小玩具的範圍了。皮球是兒童採用最廣的運動器具，自橡皮禁用以來，球類競技就絕跡於運動界中，日本熱心運動的人，正在努力搜索代用品。有某教師曾發明以鐵絲球或棉紗團代橡皮球者，恐不能有橡皮之效果吧。

日本一向是軍國主義教育，這次荒木文相為使教育更趨侵略主義化，便採用「白衣勇士」（殘廢傷兵）為教師，用意是叫「白衣勇士」多說一些戰場上如何殺人的故事給天真的兒童聽，使其成爲一個失去人心的殘暴者，以便將來供他們的驅使。

照例，由戰爭所造成的孤兒寡婦的救濟費，應因人數的增多而增多，然實際上適得其反。最初厚生省曾提出救護費與母子保護費的預算，結果竟被政府削去大部分，對於孤兒的救濟，非政府之所急，急的在怎樣籌措軍費啊！

軍需景氣吃去了日本兒童們的父親，現在且直接吃到他們本身了。據日報所載，各軍需工廠因感人

手不足，僅東京一處，擬採用童工六萬名，則全國算起來，當在數十萬之數吧。然一方面據政府統計機關調查結果，初進廠的童工體格，都比同年齡學生的體格好，但經過一個時期，童工的體格，就比學生壞了，在廠的日期愈長，體格就愈趨惡化。這一鐵的事實，更證明日本法西斯對於兒童的殘酷，虐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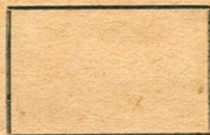
總之，戰爭給予日本兒童的是不幸，而且是很大的不幸。



島 國 風 光

黎 枏 編

版 權 所 有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出 版

香 港 亞 洲 出 版 社 印 行

地 址 德 輔 道 中 市

定 價 每 冊 七 角

第

合

952001

7026

40 黎枏編
島國風光

不出
借

杏

登記號數

7026

類碼

952001

卷數

40

備註

注意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為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

臺灣省圖書館



中華民國 捌拾陸年 拾月 拾肆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